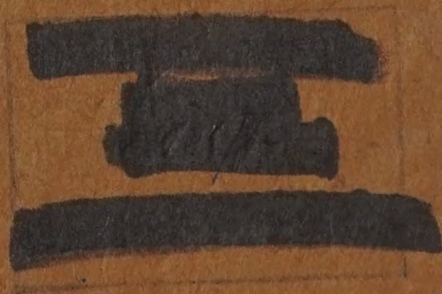
輝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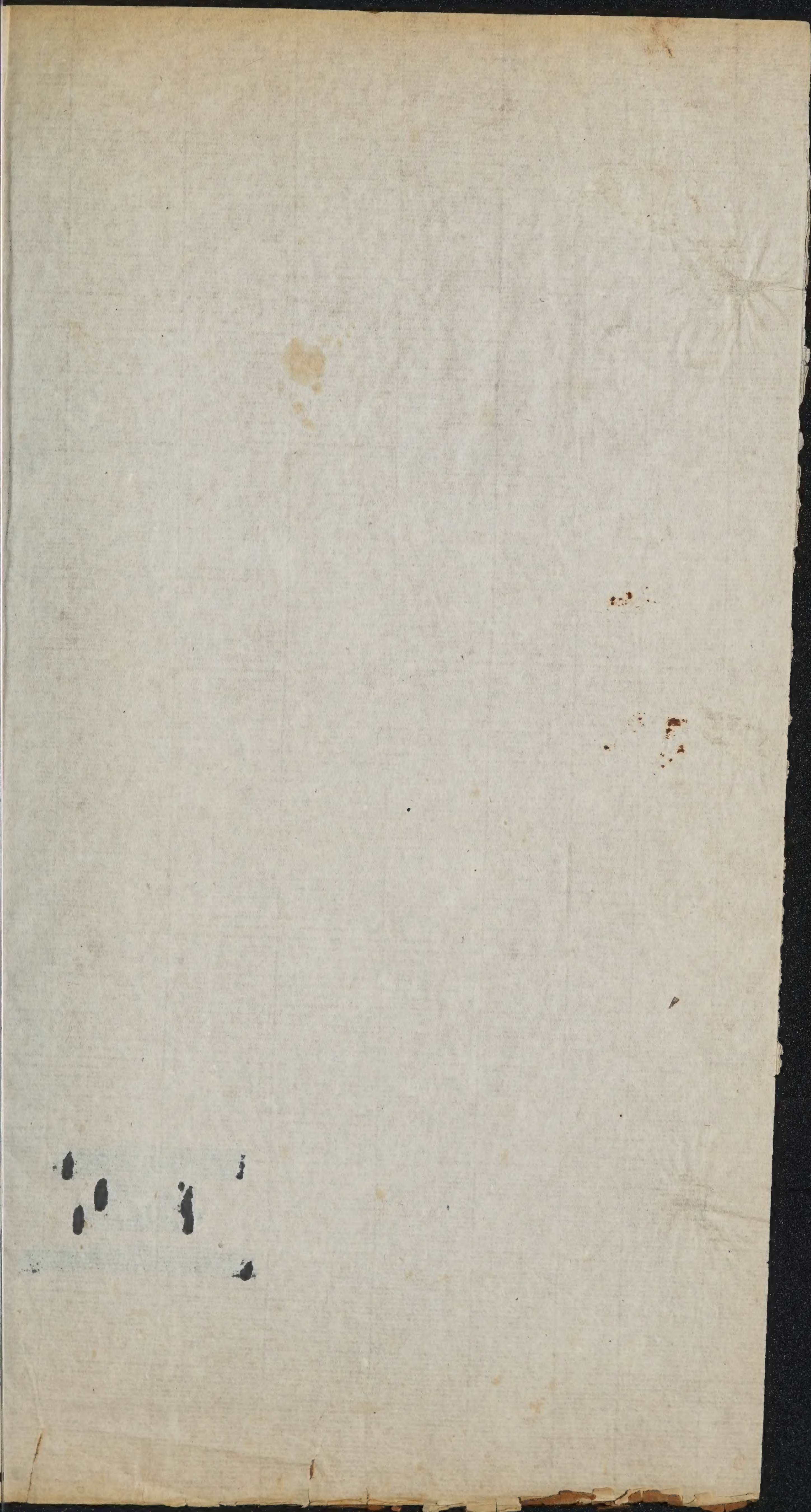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第陸冊

輝縣志　卷十四　祠碣　北齊　一





輝縣志卷十四

輝縣知縣黔筑周際華石藩纂修

碑碣志

北齊

元極寺碑

八分書在縣西七十里白鹿山元極寺內碑四面皆有字右面載大齊河淸四年四月八日邑人敬造殘蝕不完撰者書者姓名皆不可考獨其字秀曼古勁部武整齊視漢隸稍變其爲當時名手無疑

案碑稱斯地爲佛圖橙頓步之處橙用木旁他書載佛圖橙皆作水旁此足證其誤又碑右載寺主有安東將

軍秘書丞梁州大中正榆縣開國男兼散騎常侍躬南使主皇甫亮躬古聘字齋爲北朝故曰聘南又有中堅將軍共縣令袁秀以縣令加將軍銜爲他縣令所無碑陰載旨授刺史張武賢妻和妃旨授山陽修武二縣令賈賢妻苟貴英以牧令立碑並載妻名此當時佞佛之失古山陽在今縣城西南六十里彼時山陽未廢故置縣令然合修武以一縣令統之亦可見當時地小事簡也

又案碑陰題名明字皆作眀妻字或作婁或作妻眀係古篆體婁與妻皆當時俗體又有邑子清信女等名號皆不詳所謂

唐

隋故柏尖山寺曇詢禪師碑

八分書在縣東北十五里柏尖寺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十二月立完好無缺文用四六辭頗典麗撰者書者姓名俱不載字法清勁在梁升卿御史臺精舍碑之上

百門陂碑銘并序

行書在百泉衞源廟廊下長安四年九月立前成均進士隴西辛怡諫文張元琮記孫去煩書

昔者結而爲山嶽融而爲江海炎上作苦實表陽九之德潤下作鹹克明陰八之數上泄雨露純陽流霈之道也下疏川瀆凝陰潤物之理也是以雨露爲長物之本

川瀆爲潤物之宗故稱之以靈長亦賴之以通濟則知水之爲德其大矣哉百門陂案水經出自汲郡共山下泉流百道故謂百門會同于淇合流于海魚鹽産利不可談悉尔乃□温夏涼飛湍激沫負羣巖以作固涵細溜而成廣酌而不竭挹之弥沖帶蘇門以霧杳望太行而煙接借如楚圀□夢廬峯太湖樊邱之隈小溪抱寒而永注東海之外大壑潔流而靡極亦有峴嶺四水陽山二泉叙浦見美於郢歌蓮池久通於汴邑斯並昭著方舟備經綿世分派雖衆為利不宏豈與夫導源迅激積潤潛滈比魏代之龍号同漢宫之鳫名或以尉斗標奇或以元武爲稱仙公卧隱聞諸抱朴之篇封度凝浩

旨在林宗之論洎夫洗累蕩穢揚清激濁所以顯乎義
也浴及羣生滹流萬祀所以昭乎仁也弱而難勝即其
勇也變盈流謙即其智也以此四德以利萬生悠悠旣
湊滔滔不息加以背險絶面形勝奔溜暴灑層波疊躍
或沃(乙)以收瀲忽因風以作濤其利也則商榷畎澮吐
納疆場蓄為屯雲泄為行雨沐時稼以俱就喜季穀之
屢登其清也則湛若狐斯淨猶蟾魄可以洽洗耳之樂
興濯纓之歌皎鏡不限於冬春洞澈無隔於深淺其險
也則仰盼崇岫俯臨遐潭澗壑窈窕而助口葛蘿森沉
以增峻其神也則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惟慌惟忽若有
若無禎應克著休祥間發無幽不顯有感必通祠堂滿

陰靈石周險每至元律既謝韶陽肇開紫鶯嬌春紅萼
笑㊀申祈者倏來忽往奠祭者煙交霧集綺羅縟野遠
增芳歲之色泉瀨吟吹闇合雲龢之音樂哉盛哉抑亦
曠古之異迹也縣令曹府君諱懷節伽宇峻邈德聲昭
宣軒軒霞容湛湛海量夙明撫字之要亷絹絃歌之秩
虞君莅俗已𦐀三科滕令移風時兼六縣可謂愷悌君
子丕之父母者也丞齊顗德量沖遠器業通明抱信以
居忠養真以凝粹光八顧之清範韜七州之敏學主簿
程列剗毅有斷撝謙自牧尉王袁霜雪其操芝蘭其芳
尉霍南金不受私謁閑於公政項以西郊失候南畝思
澤未浹滂沲之潤尚勞雲漢之謠曹君恤丕疾苦傷時

稼穡躬率僚佐親祠廟壇叩頭流涕拜手啟祝口懷節
濫司銅盬時屬炎陽思與幽冥實佇靈祐若商羊起舞
報以牲牢如川鷁不飛覆其棼橑於是樽俎具迺絃歌
三請下湘君於鱗屋本馬吹泉期太一於蛟館雲魚噴
浪俄而景貺昭發飛甘驟零寔符三𡆠之請頗叶一旬
之驗或時獨雲鬱起密雨晦飛又以啟晴應時獲霽豈
不以至誠允切神道遙徵故得歲阜年和風行草偃休
詠盈於道路美聲逸於都鄙雖復江陵滅焰絳氏祈𡆠
何以加也其廟有二古碑篆隸磨滅不可復覩鄉望前
泗州徐城縣尉樂處機獲嘉公貢粗光古錄事隗允張
明張福等或爲弈簪履或優遊耕鑿擊壤食太平之粟

長歌悅交明之代僉以為百門之利千亷無易增修舊
烈不亦可乎猶恐歲光忽變靈跡無紀式刊琴 將表
鴻休廼作銘曰陰□潤下德稱靈長既成物而宏濟□
發源乎濫觴涵仁不測毒利無疆廣矣浩浩蕩焉湯湯
鄘衛之野共山之下爰出靈泉洗霧游煙禎應昭顯祠
堂巋然神樂泠吹珎羞迺薦分派逾廣飛湍靡極吐納
隄防周流稼穡序殖炎亢時來播植幾勞雲漢之篇徒
望淵濱之翼曹君為政樂不可支敬羞蘋藻式薦靈祇
㬌貺潛發浮甘遠洎允符束晢之請豈謝劉琨之異蔆
賓在匭穀雨盈旬酌彼行潦薦於明神稽首請止獲㬌
於辰而長壘久歲不留刊石紀銘表禎休□□□□淩

千秋

碑陰

口安口季夏五匝州符下縣祈雨六匝一乙口口祠令
口先祈社稷遍祈山川躬臨廟壇親自暴露其時西北
山頂有雲團圞而上雷起巖突電發墻蕃須臾之閒降
雨一境當共七司佐廉謹郭敬里正郭仙童賈口鄉望
焦德貞魏夷簡等父老光溫古上詩賀公曰錦色陳川
后継雨降桐鄉　又三口春四匝祈雨公至誠啓請如
前是時雲從食門山起俄而驟雨盈郊當共錄事隗口
允七司佐楊讚耿恪等里正高延裴李儼孫九兒坊正
郭貞郭口鄉望光古賈祚等同祈　又四季春三匝時

雨不晴農□有廢四四七(乙)共主簿程列倉督張行□
佐郭敬李元里舌張機張纂張昱村舌郭思敬乞晴應
時獲霽得畢蠶麥始雨又晚夏雨多至七四七(乙)共七
司佐錄事隗允等乞晴十(乙)當時雨霽得如所願其(乙)
有瘦陶縣令尒朱昂寄莊貝州臨清縣令蕭東輔　又
秋八四霖霪逾旬不得收刈邑老隗芝元王夙生請公
乞時冒雨而臨祠壇端笏啟請顧仰山河乞晴□姓畢
其收刈應時雨止共七司佐□守義張處明廉思昉市
史齊山里舌馬玄節
五四十(乙)前南岳齋郎趙不為詩曰調弦敷廣惠濟物
被深仁　七四廿三(乙)文林郎王堅詩曰良宰多憂憫

虔誠謁庶神　文林郎王鋐詩曰雨似隨車至雲疑逐

蓋飛　武陟縣尉成公偁詩曰□軒感仁惠應☉灑甘

滋　成均進士李大寶賀晴詩曰陽耀求使灑陰霖請

復晴　趙不為喜晴詩曰晴暉疑兆夢甘液類隨車

丹青至亟九□劉□玉鐫字在新鄉縣髙思禮

篆碑中天作而地作埊載作𡕀和作龢剛作𠛓爾作尒

號作号雁作鴈大作亢皆古體字其他年作𠡦聖作𨲢

人作𤯔國作圀日作☉月作囝正作𠙺則皆武后所製

字故當時遵用之其書筆力遒勁腴不掩骨在褚河南

書之上實唐碑中所僅見者

永安山中胡禪院再定封壇碑

正書在縣西北九十里唐中和三年建白鹿山布衣李口撰禪學志長書字拙滯係縣大夫兼主鎮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郭氳更定寺地疆界其銘有曰屹然孤峭唯彼名山龍吟洞口鶴唳雲閒松篁寂寂谿谷潺潺祥雲隱見朝飛暮還其稱縣大夫文曰位列五侯地封百里能深製錦善繼分縑秉政臨人垂恩馭下門揺翠柳琴韻朱絃公忠而鸞集王門廉潔而塵生范甑又云柔情和氣勸民勉人威刑不設恩惠自行郭公政績今無所考節錄之以補志乘之闕

宋

勅賜永安山太平興國禪院碑銘并序

行書在縣西北九十里中胡寺僧智圓撰習進士麴蘭

書太平興國六年歲次辛巳四月戊辰朔八日乙亥副

鎮兼都虞候聶振衙前大將共城縣鎮遏使孔倫前守

共城縣尉史德星承奉郎試大理評事行縣尉同徵科

事張□俛徵事郎守令陳光廌朝散郎試大理評事守

衛州錄事參軍王裕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

郎高□□朝奉郎守殿中丞權知軍州事王瀚衛州刺

史充本州河堤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慕容德業同立

白鹿山白茅寺五百羅漢碑

行書在縣西五十里白雲寺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騎都尉東海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七百戶曹□篆額僧慶珍撰清智書大中祥符
元年歲次戊申九月十九日丙子建鐫字人暢懷辯書
法甚佳

石香爐座

正書在縣西南四十里樂村高三尺許八面慶歷五年
里人郭用等製今殘缺座首有皇帝萬年重臣千秋雨
順風調萬民樂業十六大字下邊小字大半磨滅後書
重門樂村則樂村之名自宋已然其繫於重門下者殆
重門所管也

布袋和尚碣

在城內天王寺崔白畫像蘇軾題云熙寧間畫公崔白示予布袋真儀其筆精而尤古妙乃過吳矣字畫兩絕

湧金亭碣

在百泉湧金亭大書蘇門山涌金亭六字後題眉山蘇軾字可七八寸端楷有法

權邦彥詩碣

行書在百泉湧金亭宣和五年奉議郎知共城縣事趙參摸上石字甚佳

河間權邦彥寓衛初春巳起尋山興正月九日遊百門泉覽彥由殿院有詩刻石因用其韻書之并律詩奉呈

西山招人巧相逼興欲乘風先兩腋犯寒策馬古共城

未見春林眩紅碧土膏浮焰遠沄沄野燒舊痕明爍爍
造幽忽覺景物異心瑩如澄眼如拭山根出泉泉湧竇
溶此一樣玻璨色炯然毛髮立可數我欲探之還杖植
酈元水經陸羽品甲乙未許來輕敵徑須乘夜掬月影
且試飛橈撥雲跡塞垣奔馳厭長道貂帽多塵更吹炙
偶來娛此得閑曠塵土自無何用滌境清意徹兩相會
坐對行吟一傾臆鷗鷺飛浮亦閑暇知我忘機羣可入
擬將筆力出仿像但覺才慳費雕刻荒乘野逸不知倦
是樂箇中眞自適暮歸穿邑驚市人應笑新邊二千石

又

眼看淥淨思悠哉縐縠圓珠串欲裁船穩恍如雲
外去鳥飛驚自鑑中來沖瀜陂浸秦山碎屑沸泉縈濟

水同何似此間弄明月月中長嘯有高臺

王微之題名碣

正書在百泉衞源廟元豐四年東牟王子淵微之按行

因率宗班李傅揚休縣宰葛書舉規叔同遊題名

衞州共城縣□□□新修三門記

正書在城内天王寺鄉貢進士張遂撰碑殘缺不完文

内稱大宋單□之祀不詳年號

金

趙狀元詩牌

正書在百泉湧金亭大定二十七年刻

丙午六月八日挈家到蘇門與縣僚佐同遊百泉既而

泛舟亭下舟中恰受侑觴者三數子雨且作風色益奇
漫成長句目寫一昔之勝永安趙攄題并序

蘇門山水山南奇我聞舊矣今訪之湧金百泉鬱相對
繞欄下看跳珠璣晚棹小舟歌更酌況值蕭蕭風雨作
十分景色侶漁家祇欠碧蓑并綠蒻

蒙恩叨職衛幕一日謁祠下登湧金亭周覽古今士大
夫篇詠偶見兄狀元之任坊守假道蘇門留題詩牌稱
讚不已恐久而湮滅無傳命工刊石庶幾不朽云皆大
定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趙揚跋

元遺山詩碣

正書在百泉湧金亭詩載藝文

元

玉虛觀碑

正書在縣西關北街社稷壇北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王惲撰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至元元年功德主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張思明立書法蒼勁惜年久剝蝕字畫多缺

王磐詩碣

正書在百泉湧金亭有耶律浹題跋

濟南七十二名泉散在坡陁百里川未似共城祠下水千窠併出畫欄前　半空風雨山頭樹十頃玻璃水底天孤客南來無著處相宜只有百門泉

翰林大學士承旨王先生隱於共時嘗游靈源作此二詩書于湧金亭之東楹歲既久亭宇垂蹟奉訓大夫阿隣不花率衆葺新之邑人樊澤十室之信也懼是役中詩或泯焉出不朽之計募工刻石命予記之噫先生所以塞充宇宙龍光百代弥久而彌新者發而爲實華懇雅致理之辭予固謂予非傳先生之詩於無窮殆揭吾雲山之精華於不朽也至元十年上巳日耶律沃記

重修北胡禪寺碑

正書在縣西北九十里至元十三年立三明撰天黨逸人牛德榮書是時地屬彰德故碑首題彰德府湯陰縣後題侯兆川巡檢句當路恩明仙嵓石匠陳聚刊

衛源祠題名碑

吏部侍郎劉傑漢卿兵部郎中趙仁恭致遠同衛輝路

總管王庭玉君寶經歷劉理正臣敬謁祠下偕行者前

輝州知州王泰仲通淇州知州李公惠久安本州達魯

花赤阿隣不花知州倘文周卿吏目牛顯至元十八年

囗月二十八日識

姚文獻公墓碑

篆書在城北三里字大三寸許不詳姓氏

姚文獻公墓表

正書不詳姓氏字大四寸許端莊蒼勁

姚文忠公墓碑

正書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
筵事康里巙書字大八九寸

洪濟威惠王廟碑

正書在衛源祠翰林學士□□誥同修國史李謙撰奉
訓大□□州知州劉賡書字遒勁

至元二十一年閏月辛巳中書省奏禮部缺一字言衛輝路
共城縣缺五字北五里所百門缺一山有泉出其下御水發源實本
諸此源故有廟歲旱祈禱甘澍隨應前代嘗封王爵謚
曰威烈迨及聖朝未蒙加贈殆未盡咸秩無文之義集
翰林禮官議咸謂缺三字加封洪濟威惠王缺一字於典禮爲宜制
可三十一年衛輝路總管府判官兼司稻田井德常上

旨洪濟威惠王廟歲缺一字久傾圯寖至不支宜命有司更
葺會其年四月乙未詔名山大川載在祀典者所在長
吏擇日致祭廟宇損壞者官爲修理其十一缺二字月工部
符奉堂帖報下趣如乙未詔乃檄知州司仁躬董其役
監路塔失帖木兒總綱紀之撥功庀役徵匠者役缺一字徒
備缺一字器執用畢會祠下首葺前後殿次及顯佑公祠五
龍祠廊廡神門庭峙二亭一以注香一以展儀神門外
爲亭三合爲楹五十有奇缺三字缺齾損缺者榱桷腐敗者皆
徹而更之完飾神像塗塈漫漶崇其基址甓其階砌以
至戶牖欄檻之屬咸一新之經始于元貞改元之缺三字九
月幕成于明年三月靡官錢寶鈔四千七百餘緡自井德

帑之言發之其發民趣功利與選賢則監輝州玉石帑馮合馬知州繼至缺四字者劉虞判官朱仕榮吏目紀好謙韓從凱告與有力焉府判井德常知州司仁以志歲月爲請籍惟山川之祀見于書曰望秩禮有天下缺三字者祭百神凡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其祭之之制則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歲凡四祭以貍沉順缺四字牲百門其水於衛爲巨浸一出彌淪數百畝畝而瀹之灌漑不啻千頃地皺秔稌收入畝鍾江南未下時輸貢之外諸郡國醪醴粢食缺四字於是取皆足其下流合諸水疏爲大川延亘千有餘里歷郡國數十所在倉庾節級轉運畢達京師寔夫淸滄鹹鹺不煩輦致漕給

缺四字其爲利巍不旣博矣乎當其常暘爲菑雨澤愆爽誠德感召其應如響然則國家億載之利生民厖洪之澤王之所缺一字以陰相者厥功茂缺四字哉無德不報尊其明靈加號飾祠宜矣敢敘述寵章奉宣神德其辭曰百門之山泉出其趾澤浹一方利通千里其澤維何缺四字嘉蔬茂卉豐年高廩萬億及秭其利維何京國之祀方之缺一字冊之衍我僃徬昭昭神功耿耿神祉嘉缺三字號未稱曷章德美對揚徽命作新廟祀何福不除缺三字何災不弭祐我邦家阜我生齒千秋萬古傳休缺二字無巳大元大口口年七月望日衛輝路總管府判官井德常口共山白孟陽刊

請北疃翔修興國院記

正書在縣西南十里至元二十五年歲舍戊子冬十月
癸亥德利撰幷書普安立石字多漫漶

請佃戶靈陽觀記

正書在縣南十里請佃戶村南至元二十五年立奉政
大夫簽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太原白棟撰朝列
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大使程思廉書天黨牟
居信刊

太淸觀銘

正書在縣西十里卓水大德四年集賢學士大中大夫
宋渤撰幷書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
惲篆額字端楷

重修萬里相公廟記

正書在縣南二十里凡城大德七年共城處士張思忠

撰雲門王炳習書

剏修天王院碑

正書在城內天王寺至大四年宣授從仕郎輝州前達

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外護都功德主伯

顏不花立奉議大夫趙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

農事李克敏書筆意圓勁

金掌九仙山崇福寺碑

正書在縣西北二十里金掌村延祐七年榮祿大夫雲

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塔失帖木兒立衛輝路儒

學正王原清書許成刊

張公墓表

庚午志云在城北二里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騎都尉清河郡伯張公忠墓延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今不存

張公神道碑

庚午志云在城北二里元參知政事張公思明墓延祐七年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書今不存

倒碑一通

庚午志云碑中字跡剥落殆盡止餘姓名數字翰林學士趙孟頫書今不存

元統聖旨碑

正書在縣西五里頤眞宮字秀勁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裏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濶台皇帝薛禪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傑堅皇帝護篤圖皇帝扎牙篤皇帝亦憐眞班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答失蠻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教告天祝壽者麼道道有來如今依著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

甚麼差發休當者教俺行告天祝壽者麼道衛輝路輝州真大道顧真宮裏圓明德政普照大師提點于進全明真葆元志道大師法師金圓真真常善應大師提點高真祐為頭兒先生毎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宮裏房子他的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稅糧課程休與者保屬宮家的水土人口頭疋園林碾磨店舍鋪席解典庫浴堂船隻竹葦等不揀是甚休當者不揀是甚他的不以是誰休倚氣力奪要者道來更這于進全提調衆先生毎根底聖旨裏道了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更不怕那聖旨俺的元統三年豬兒年八月二十七日忽察禿因納堅裏有時分寫來

是碑建於順帝元統三年乙亥故云猶見年通鑑於是年書至元元年而無元統三年案元史順帝於是年冬詔改元是碑建於八月尙在未改元之先故仍稱元統三年詞甚俚俗全錄之以存當時制誥之體

題名碑

八分書字甚佳在百泉呂公祠兵部侍郎宋同翻水監使郭奉命暨衞輝路總管成公相踏漕運御河經此百門神泉不著年代但言衞輝路則其爲元刻無疑

附朝代無考石碣

蘇門石碣

草書蘇門二字大二尺許蒼勁絕倫不著書者姓氏

岳廟古碑

正書盡忠報國四字大三尺許不著姓名鑲嵌西月城

岳忠武廟前照壁上

輝縣志卷十五

輝縣知縣黔筑周際華石藩纂修

藝文志一

制

元

翰林承旨姚樞贈諡制　　王構

昔有先正登事聖皇惟夙夜畢厥心而終始典於學如伯益之贊虞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途任其社稷之重計於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先蓋精神志意之相孚故啟沃都俞之靡間制難拘於一例恩特侈於庸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

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樞以淵識宏謨爲國蓍蔡以清彝素檢爲時楷儀曉萬事安異同式羣工一統畧周旋必禮温温維德之恭敷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於宸慮宣澤丕應於天方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時耆壽其誰歟裁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道親傳文祖之燕謀有功有德有能首被先皇之鴻訓肆朕纂承之始於公簡注之深槐序延登衣仍袞黼棠陰未徙胙迺龜蒙因謚以正其名崇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才斯足奏方國政化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想儀型

之舊往欽茲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稽世儒學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記上

元

耶律公新廟碑　　王博文

竊觀載籍東考往哲或有德而不得其位或有位而不得其君或得君而不遇其時或遇時而柄用不久致功業無聞名聲鬱湮者可勝數哉若夫負經世之志事有爲之主遇可行之時居久任之位諫行言聽膏澤浹於天下爲當代佐命元臣者其惟先正中書令耶律公乎公遼太祖長子東丹王謚讓皇帝之八世孫金道陵朝

尚書右丞文獻公李子宇晉卿不書名尊大臣也八品瓌瑋器宇宏博六經諸子之書百家衆流之學莫不該貫尤邃於天文星曆壬遁卜筮之術太祖皇帝雅聞公名徵詣行在相見恨晚一之日束帛加璧二之日黃金百鎰夜半前席晝日三接乃其常也從上之西征也禡牙之際雨雪三尺上以問公對以必克之象庚辰冬大雷上問何徵對以梭里擅死於中野皆如其言又回鶻司天奏五月月蝕公曰不蝕及期果然後一年公奏十月望月蝕回鶻奏不蝕至其夜果蝕八分自時厥後凡天動星變伐叛取國莫不咨諏休咎之應罔有差忒上常語侍臣云公天上事尚知況人間事乎又嘗詔太宗

曰天以此公賜我家爾後庶政當悉委之如魏道武之
得崔浩遼太祖之得韓延徽亦不是過國俗稟朔漠雄
强之氣統狼虎必勝之師天威所臨罔不振蕩靡滅公
每以救人命爲己任至東印度鐵門關得能語之獸上
怪其異召公問之公對以此獸名角端出見則主天降
禎祥於國家欲陛下之神武不殺也於是旁近數國舍
而不伐詔即日班師神道救人權輿於此聞燕薊留後
嘗私怒殺人以車載其首者公惻然憫之曰不意法之
弊以至於此遂奏下令凡應死者申朝待報自是郡國
諸侯不敢擅殺矣其扈從太宗之渡河也汴京旅拒日
久城且潰近臣奏國有常制悉當屠夷上將從之公百

方諫止之曰所以爭天下者本爲土地人民也得地而無民將焉用之統計其所全活何啻百千億萬人乎老子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其後以戶爲戶破折丁爲戶之說收宣課以供國用塞中原止可牧馬之說本息相侔止償家徵羊羔之利盜無顯迹責事主虛報之償繭絲則戶止一斤田租則畝止三升商稅則三十之一迄今以爲制者也括戶以後民多逃亡各路申闕公奏免三十餘萬戶減租賦三之一以戊戌旱蝗奏免當年差稅又奏軍民各異兵不與民賦民不與兵役迄今以爲利者也而又止漢地拘括馬之請止天下刷室女之請約法十八章以紀民事者若干策以立政皆施行之太

祖皇帝謂天以公賜我者豈徒然哉秉鈞軸二十年天下受其賜者不可縷數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公既薨謝之後柄政雖欲繼公經綸之規模難矣天下之民豈能忘之也汲郡共山百泉有安樂窩州民於此構祠宇塑公像而祀之舊矣至元辛巳之春公之孫希逸爲本道憲使僉來拜祠下睹其榱棟欹傾階巷圯裂神儀暗翳慨然嘆曰吾祖功存王室澤在斯民而祠廟弗稱旌祀寂寥乃命厥其廟貌新其像設伻來以書以祠記見屬傳文謂善化一鄉智效一官者猶且碑去思而頌遺愛若公之功德雖黃童白叟皆能頌而歌舞之况秉筆之士當倘滇園之竹罄百泉之波大書特書而不已者豈有

嬰辭乎至於與禮樂立制度恤刑罰定官制延國家萬世愿藉扶持之基者皆不暇著著其實惠之在民民之不能忘者以昭示永久公之子中書左丞相名鑄字成仲希逸丞相之第九子也其餘諸子布列臺閣寺監皆有能官聲公平生所積宜其有後如此也莊子謂九萬里風斯下者以其所積之厚也其流慶方隆而呂乎銘曰阿衡佐商爰陟成湯尚父作周涼彼武王蕭張輔漢房杜相唐聖賢相逢治具畢張以貞人極以紐乾綱維中令公異世同方巍巍明堂公為棟梁浩浩巨川公為舟航興邦有言制國有章民方仆偃公生不傷民方告飢公食糗糧民方號寒公衣襦裳既死而生既喪而良

民戴公恩天地莫量尸祝社祭未稱報償百泉之旁百門之陽有赫者靈公之廟堂丹雘塵暗庭廡草荒公之諸孫峩峩奉璋來致孝享徘徊瀰滂葺舊增新益大以光邦民歲時禴祀蒸嘗荔丹蕉黄桂酒椒漿千秋兮萬古永祀公兮不忘

思親亭記　　白棟

共城西北五里有山曰百門山下有水曰百泉萬脈珠湧輝淨澄澈流而不濁即詩所謂泉水也近可以溉秔稻轉碾磑於本境遠可以漕糧餉濟商旅於海門其旁則修竹茂密翠如琅玕其中蓮芰芬芳爛若雲錦岸花秀發四時畫圖林鳥和鳴竟日佳唱遺山所謂煙景獨

覺蘊門多者卽此地也泉之上有祠祠之神以王封曰洪濟威惠王像而祭之以司此水祠之上有孫登嘯臺康節安樂窩盖名賢嘉遯之地昔人愛其景物至有身雖未到夢寐已至太行之麓者今之富貴利達位至宰執三公往往亦置別業於兹爲他日徜徉之計每春末夏交四方以香火奉王祠因而遊賞以醉歸者葢千萬計實河朔之麗境中士之奇觀也曾齋先生之寓是邑也時與門生弟子一至泉上吟風詠月悠然而歸家無甔石之儲心有天地之春雖曾點之風浴舞雩明道之過乎前川樂不踰是固異乎衆人之觀矣其後去而爲徵君爲祭酒爲宰相爲學士淸風滿黄閣英才遍天下

致政而歸覃懷又嘗一過焉先生歿後四年其子嘉儀
許侯尹衛而是州乃衛之屬邑故得以公事時至祠下
而於其先大夫遊息之所每致思焉思其親至其處其
處在其親亡益必戚然於中潛然於外有不能自已者
乃於祠後山巔聚遠亭之下特構一亭而扁曰思親以
致其意嗚呼侯之思親可謂切矣吾意侯之思親不止
於是也侯將爲善思貽親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親
羞辱必不果讀詩禮則必思其過庭之訓履霜露則必
思其罔極之恩以至事上之思忠莅民之思敬居處之
思莊交友之思信蓋無時無處不用其思非至是而方
思爲標以銜於人也今既成矣俾後之游斯地登斯亭

覯斯名聞斯義者皆有感於其心其親在則恐其念巳不至於流蕩而忘返其親歿則亦觀感而化惻然而興懷傒不獨思其親使人亦思其親非止一人思其親欲人皆思其親人人思其親則風俗厚而教化行推之天下可運之掌於爲衛乎何有不然則徒爲觀覽之具遊賞之資而已是豈傒之心哉雖然傒之親我之師也生與子之分雖殊而師與親之義惟等先生平日所以教我者莫非至道我之所以不爲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者皆其力也自先生歿後鄙吝復萌舉世求一人髣髴近似者以發藥之竟不可得則我之思爲何如哉況傒自去歲改任燕南不幸過衛而吾父棄養而亦權厝於是

州之側所謂思親亭者雖未嘗一到而畋火之間蓋屢望見焉旣以思吾親又以思吾師是吾之思雖不因亭而發亦因亭以深之也屬侯請記其本末遂書以告來者謹記

篔溪軒記　　王磐

共城之西八九里有泉不依山麓漏出平地名曰卓水水之上有故竹林地數十畝兵亂以來荒穢不治鞠爲樵牧之場地主操券而鬻之積年莫有顧者重元子李君與其友崔君伯達委自相臺凥止玆邑將以遂林壑之幽而卜棲隱之勝或以水土之地告二君欣然出鉢囊中金買之芟其荒穢薙其猥殘疏淸泉以漑其根揷

畬榛以郛其外於是雲稍烟葉生意燦然若喜其遭遇知已脫出困阨而遂有生之樂者也越明年新筍巉巉凡三閱歲而豐圍修幹十倍其初重元子一日謂芽君曰吾生平學道於世無求惟喜延接士大夫及願得方外者宿數十人坐而奉之每以力不稱心為恨今也擴堵之外有此君數十萬足以奉齋糧則吾之宿心可以遂矣於是繕廚竈以潔齋饌構東西兩堂以舍道侶又於西堂之北斫竹為徑迤邐西北行百餘步登畧彴渡溪水當藥圃之東北隅構小軒榜曰筠谿以為遊息之所蓋非嘉客不能到也軒之大僅容十人而林壑之深邃雲烟之蕭爽魚鳥之閒逸木榴之芳馨每至其上使

入神情灑然如踐異境蓋亦山林之奥壤而田疇味秘藏之久待二君而發之歟予來居蘓門之歲二君始買兹地今四年矣而成就若此且向也爲樵牧之場今也爲藏修之地向也人過之而不顧今也遊覩賞玩而不厭物之盛衰興廢固有數存其間歟予惟喜二君之用心其始也取人之所棄以致工而不辭其勞其終也推己之所有以恭人而不專其利斯亦賢矣哉遂爲之究其本末援翰而書焉

重建

聖廟外門記　　王公儀

昔我世皇御極端明治本敬告多士必先興隆

宣聖廟學俾教養人才以備擢用廟宇損壞即為修理責專
長吏一遵彝典其規模可謂宏遠矣逮列聖相承亦以
文治為先務大本既立風化遂明下至鄉社之間亦有
建吾
夫子之廟者矧蘇門山水明秀甲於天下自昔賢士多來卜
居如姚雪齋許魯齋王鹿庵諸大儒相繼教授於斯其
受業之徒若王西溪雷苦齋王春山白素庵先考秋澗
公尤其特達者也禮義由賢者出人材因教養以成故
我輝文風視他郡為獨盛厥後諸公出仕官僚參雜怠
於舉行彝典人物渺然之嘆蓋有年於茲矣至治壬戌
春西臺御史田侯來知州事下車謁廟見大門頹敝遂

謀諸僚佐洎讀書尚義之士皆欣然贊襄乃命工伐石斷鰲爲柱者二上則疊拱重櫨翬飛翼棘復刻木爲鯨魚勢極蹋躍撑柱前後罔俾顛墜望之若老蜃噓天突地踴出一奇構也增壯儒宮溪山動色社長劉聚等來請曰吾州

廟學自州長司公奉訓重建後曾無顧念者逮我邑田侯暨其同僚於撫字之暇不費公帑不勞民力重建

神門增光於舊若不紀述恐不聞於後予告曰學校爲國家元氣守令係斯民休戚令之爲州縣者不過從事簿書期會而已其下則內以權術自任外以形勢自尊其視學校之修否斯民之休戚何關於心哉如田侯茲舉

雖未能極崇儒重道之美其推原治本急所先務亦賢矣哉乃爲書之侯名艮輔字君佐懷之夏邑人

楊公德政碑畧　　王苛

州尹楊侯下車首明治體移善風俗敦勸農桑力興學校不事虛文以期實效律已至廉奉公惟謹孜孜矻矻修明治化先是州凡所需資用槩取諸民民不勝擾乃推爲第甲置牌籍刻書姓字遇事無絲髮間貸賦役始均闔境稱便分憲按部至州喜曰公務至靜簿書又簡以他邦較之不可得也如是可銘銘曰倬彼楊侯知是州首明治體敷王猷風俗純美庠序修大本旣立民不偷時惟吏風尙貪掊吾諳女久民賊蟊藥弗瞑眩疾弗

寥存其悛者去其詭民失教養甘下流訟訐日起如蒐

讐踰年化洽政治優公庭無訟獄無囚民逋有賦誰之

尤反殃見在曾是羞侯歷簿籍根所由積弊遵典章再

投繼維物力均而周協濟庶事稱優游適逢饑饉食弗

賙其負租債徵索稠哀此窮瘁中心妯抑彼富强待斂

收作新州廨朝夕籌藉潤公帑賽俸鳩木植甋甓積如

卵卜辰興役傭爻憂趨奔袤制難借留侯既去矣空歌

謳若論其理民寧求載其清靜利弗裒至廉用和剛濟

柔義風慷慨燕趙侔一方得所侯庇庥今思遺愛懟何

酬惟有昭報揚其休大書貞珉光千秋

重修七賢觀記

劉賡

河內之地負上黨抱京洛翼以滑臺蒲坂其土沃腴其氣溫煥其草木妍秀其生物蕃滋而山陽又其佳處也魚稻梅竹泉石之勝爲尤升高四望繡張畫錯地號七賢鄉俗相傳晉竹林七賢所遊處余以史考之諸君屬魏晉交仕宦未甚貴相與爲方外之遊此地近洛許而僻山水秀絕其來會蓋無疑況濤河內與夫康之鍛秀之懷舊籍之過孫登皆可推見且遺蹟頗存歲在庚子余寓居蕭門距山陽餘一舍嘗再過之嘆其境瓌奇獨七賢無祠廟一爵明年秋道士王志賢者髮皤然請文其七賢觀碑始知有祠在道之南古矣經亂頹毀久比歲因故址以修今僅修完飾余忻然諾其冬歸自覃懷

遂一詣焉蓋其地北峙大山名白鹿覓寶太行之秀出者雄峭峻偉聯障疊屛左石門右百巖連延絡繹羣峯齒如屋旁有泉數脈湛澈鑑眉鬚噴珠瀉雪衍爲河南去前則竹林茂蔚雜花十餘種環祠古木參雲陰森蕭邃纖塵不到是宜爲諸君牲醪香火地夜艾雪霽月明起臨泉上水天一色竹光樹影交翳橫布大會動波心格磔有聲疑鬼神倚杖凝立若與諸君接音容恍惚間見其痛飲劇談超軼放曠殊自快適晨興仰視山色斕斑草木皆成琪樹渾然若太素時泉氣瀰漫與旭日相晃盪竹中鳥呌嘯有聲甚可樂也追歸復眷眷久之翌日志賢復來丙文余因言曰惟七賢當魏景元中政入

司馬氏更革在朝夕諸君不肯效賈充王沈之徒附麗扳援希富貴顧乃翩然集幽處寄身杯酒若與時相忘其高懷逸韻出風塵之表固爲一代之佳士雖然三代之後世失所學下者趨合時勢以功利爲事其上則一意高遠齊物我混得喪豈知吾道自有本元至於臨患難處危疑當權其義之輕重而去就取舍又何必違逃正教假借外物耶觀諸君其始若欲保名完生蟬蛻於汙俗卒之亦有不免者或復與世低昂可勝慨歎是以君子不慕高遠不好奇異不就褊狹不處汙穢惟大中至正行乎天地間其進退行藏以時變通無所底滯故入不得而闚世不得而害則夫易所謂知幾詩所謂有

則子思所謂時中孟子所謂浩然賈生所喻麟揚雄所
擬鳳此非涉世之舟梁衞身之羽翼耶惜乎七賢之不
遇殷周而遇魏晉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爲士鑑云

（明）

遊百泉書院記　　　王　教

余嘗欲登太行凌絶頂振衣雲霄覽徹寰海然後訪古
蘓門濯纓泉源旋車書院以謁
先師孔子升堂入室憩息優游天下之樂一也猥以叨史職
兼經筵嗣擢宮坊復掌南翰念則切身未暇焉乃茲入
賀辭還遂道共城城右盖百泉書院也行轉西轅可以
暇及維時共大尹太原方侯肅請命駕余嘉侯之器度

若非常政成而有餘裕禮恭而無僞爲出與遊償夙願矣侯曰不可弗記因併及夫院以書名俾究厥實書者何凡典籍皆是自昔授書禁解購求薦與古遺書斯萃出間亦多贗非巨眼莫辨折也迨後則蘭臺太史編摩百代稗官小說各就一家加之楮筆利作刻繡字行書益類集至難枚數是故授徒育才業以書專賓賢舉能義以書取君子之用世行道亦惟書籍焉是資所以學宮旣儲編頒於山長書院也雖然此猶待中人淑晚進姑以是爲造端焉耳若夫聖賢之道博而有要干帙萬軸匯所思存今考向書乃古帝王之言行政事易有辭自文王周公始删定贊修及孔子暮年絕筆也前哲往

聖所讀何書卒之懋德齊天立言垂世民到於今戴之乃若經笥書囊錦心繡口豈曰無文聖域孰造書之不貴於多也明矣孔門以一言蔽詩亦以一言爲終身可行書紳靡越於數語請事亦止夫四勿斯善讀書者也否則誦詩三百亦奚以爲多岐之惑亡羊彌甚是誰之咎歟中公云爲政不在多言余謂讀書亦然顧所以求諸心措諸身不違乎吾性之仁耳仁體事而不遺猶天體物而無不在書之道胥具此矣有子首著其本孟子繼推其實止皆並舉夫孝弟至論堯舜之道天下之平亦惟此二言盡之可見道不遠人爲仁在我書以記載事足傳習也善讀者當自得焉

遊安樂窩記　王敎

方侯以我過共城甚歡慶且曰君子至於斯者未嘗不訪夫蘇門余曰諾侯乃率賓從具樽俎備禮設樂爲百泉嘉會感今憶昔邈爾興懷非徒曰賞心樂事而已酒既行出遊山於是鄉貢士郭君瑞甫王君澄甫乃亦從余度泉源循山麓聯鑣履巉凌高眺遠翻欲御長風出塵表遐想大觀未能卽遂也相爲依沿雲厓迤邐北下約轉折纔里許以得邵子之安樂窩以入其室以瞻拜其遺像焉故雖疑其此新祠非故址然而窩之取名寓意寔大則又三致稱歎云舊聞此窩之在當時亦惟繩樞甕牖環堵蕭然不如今之祠屋煥然足稱華居也甚

夫則安之樂之可以覘其中蘊矣天下之安土者樂天厚望於世必多怨尤是故安則不求於樂而自樂未有樂焉不本於安者顏淵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皆先隨寓而罔不安以故浮雲視富貴用則行舍則藏無一日非樂堯夫之安樂名窩知非外徇精蘊在中蓋有取爾也九京孔厚往哲難作孔顏所樂遺書足證而遡求亦曰安仁而已矣樂天而已矣求之無遠安土即是世人之忘其所樂滔滔皆是者不知安之爲安故也君子則何以爲安素位而行居易俟命焉爾能由是則聖域可企孔顏在我希邵者宜先於此義圖之可也

遊嘯臺記　　王　敎

由妥樂窩東北行以陟以降以歷東巖之絕頂緣崖冐雨清興遍入回視二子則亦吟襟欲放不以倦辭凡古蹟皆訪求也乃復轉而南轅約不百武以得嘯臺焉登之見石刻爲空同記文者已與仆碑俱折爲三數段矣纔幾何時頻至於此而況自今以後孰保其物各有主鬼神阿護哉考蘇子序言則知登之居若土窟於今所謂三仙洞者或其遺窟也決非此山之峻絕崎嶇四曠不毛無田園水泉足資日用之未可居者升其堂視其遺像即其人論其世設處其地代其對不能不歎乎處世非易入生之有不辰也夫士行如登豈不宜縉紳京嗣宣力藩屏以獲大用夫幼學乃以隱耀沉輝竟止於

善嘯焉貽名君子可以觀世變矣夫嘯雖一藝猶從容自肆也昔人之結木巢棲塞戸竇伏資身賁卜傭工灌園甚至爲卒市門毀形易面欲一嘯亦鮮能何哉未得從容自肆也是豈不幾炳先物蚤見豫待以追往哲之遺風惜皆一介一隅焉而已索諸聖軌皆未有循皆不可以訓徒過爲自全計而嘯若否何有哉詩云其嘯也歌舒忿懣也登之嘯無乃有所舒耶繹其話言祇欲避世道無古今世焉可避潔身亂倫士非獲巳馭世者至使賢者避世嘯傲甘心結綬彈冠誰以相慶故曰可以觀世變矣

百泉書院記　劉健

蘓門山麓衛水發源泉脈仰出者以百數故其地名百泉東南距輝縣治七里境擅幽勝晉孫登宋康節邵子元魯齋許氏姚樞氏竇默氏皆嘗遊寓於此而邵子寓此尤久時李之才攝令共城因傳其教學以重當時而名後世於是百泉之名始著書院之建則始於河南提學僉事吳君伯通吳君病時流學務枝葉不根理致嘗白撫憲李公衍建四書院於河南境內以祀前賢而勵後進百泉其一也初議專祀邵子既而更議祀宋濂溪周子邵子司馬温公明道伊川兩程子橫渠張子晦菴朱子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元魯齋許氏凡十賢以姚樞竇默二氏配議既定乃檄衛守張君謙營財費輝縣丞

孫懋庠生張德表等董工役以成化庚子四月始事至壬寅三月畢工凡爲屋三重爲楹六十有二扁其前門先賢祠中曰講道堂左右爲齋凡八後曰主敬堂爲齋凡四合扁之曰百泉書院乃選庠生之秀敏者盧璐等數十人肄業其中吳君親爲定教條每行部至輒率令督課焉未幾吳君以憂張君以致仕相繼去而李公亦入爲戶部侍郎今提學僉憲石君淮衛守張君咨所以督課之者視昔益嚴又規置旁近常稔田若干頃爲之贍石君且謂斯舉不可無所述乃白今巡撫都憲趙公文博因憲副胡君謐考績之來徵余爲記余方與館閣諸君論程邵之學因謂胡君曰邵子深探物理妙悟精

契不爽錙銖至於今雖田夫野老皆熟其名字專祀之百泉固無不可然余嘗反覆其遺言之妙其爲詩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爲書曰一動一靜之間者天下之至妙至妙者與似未免指氣之初動茫昧未形者以爲理方之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蓋有間矣書院之建欲使學者究極本源上泝堯舜以來相傳之正脈豈可以周程張朱數子未嘗至其地而不之祀也諸公之祠議始欲專而終不果意者或有在於此乎胡君浙水名士嘗提學山西有盛譽聞余言極以爲是余旣爲序其創建之始末歲月故并著此說於後使學者或有取焉以不昧於所從亦庶幾

書院講學之一助也

新創學宮記　　　　車璽

輝縣在衞輝府之西地形高阜泉源濊深爲衞地之勝槪宏治戊申改元之春余始莅焉因嘆曰卓哉蘓門之奇眞可爲宋之李邵元之姚許諸賢講道之地哉越三日詣學則又見門巷庳阨闤闠雜揉生徒之就業者盖鮮乎其有造也余又嘆曰古今人之不相及果若是哉縣城西郊百泉之左今浙中提學副使廣安吳原明成化間創百泉書院萃列蓺士講肄余踵行之歲試士懷鄰諸路必至輝而留憩書院也再過學舍心殊惻然越歲河南左參政華容王公民望前守衞輝雅重學校余

至衛言及辭未畢而公毅然肯為因白於巡撫河南都御史海虞徐公檄行知縣臨邑李琮庀材鳩工以錢計之出公府凡六千募部民凡三百千有奇易市廛地東西廣十丈許鑿石於山為柱為礎伐木於林為棟為榱新立櫺星門三楹列兩廡十八楹齋號廚庫凡四十楹文廟講堂悉從舊制今年乙卯冬落成之日予過而視之丹碧宮牆怡悅心目又嘆曰美哉學宮真可埒蘓門百泉之勝哉琮乃率諸生欲予言以記余曰孟夫子教吾與爾曰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爾曷求之中夜平旦也乎瑕瑜顛倒黑白竄易為聲利好惡之逞其吾義乎其吾禮乎若有一焉浸漬於

中則荆楚吾路茅塞吾門矣必也充大乎陰陽五行之
全體達行乎健順五常之恒性繫馬千駟取人一介蔵
乎其取與也義何大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充乎其上
下也禮何尊乎昔之塞今之通欲之暗理之明同一機
也爾多士出入於斯游息於斯尚其媲前哲之美以衍
山川之秀氣爲國家之楨幹可也若徒炫耀目前之壯
麗發揮道左之豐碑豈余之所望也哉琮筮仕始來約
已變民篤行教法積之以年風俗之厚人材之興可知
其考最矣因記顛末以告後人

思賢亭記　　車壐

輝爲其城古邑深孔道阻藕門而源泉渾沸眞幽僻佳

境也晉孫登嵇康輩亦嘗嘯歌放達其中至宋邵康節先生從李之才講易今存安樂窩桃竹園故址然則康節學於輝也久矣元則姚雪齋先生許魯齋竇子聲諸公倡明理學許公至自河南竇公至自大名而雪齋家於輝輝蓋代不乏賢也迨我皇明奄有四海大敷五教合天下而學校之教養之彝典大同而賢才穎出或不能皆同者何也如輝爲衞輝之一邑山川勝槩民物阜衍他邑不及至於才能何獨讓焉予曰不然也今之士子同樂聖化同守彝典而或有不及者蓋未之思耳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執經抱史固曰思矣無乃求其迹與紆朱拖紫固曰思矣無乃慕於利與不若約

之於不覩不聞之中以立其本審之於或義或利之介以達其用邵何人也內聖外王之道而幽明變化乃能默契許何人也篤志力行之學而孝悌忠信乃其根本苟得於此亦將接足乎前人而一藝之長短一秩之高下誠不足騰口頰也然予非獨爲輝士言也亦非爲觀美也因檄知縣李琮縣丞趙景庠生盧璐搆亭於書院以昜多士而名之曰思賢

重修百泉書院記　崔銑

百泉之有書院自僉憲吳公伯通始也百泉出蘇門之麓古之辟地者多居之孫登以默邵子以易許氏以教姚氏竇氏以功吳公合而祀之吳公明朱學遂祀朱子

而溯之自周子及其友南軒作齋與室以居諸生之來
者後副使車公璽增祀先聖羣賢降而配食今閟四祀
書院始廢正德庚辰知府翟君至以清嚴治衞事明作
而民安乃大有慨於斯議修之御史見而謂之曰是不
可緩也已參政僉事奉約也惟謹副使來試士又言之
御史風裁奕奕參政僉事協政意在惜費字民獨於是
役不吝也知府發帑贏財市材易甓檄下知輝縣李傑
肇事推官楊惠來責工知府又作樓三楹於思賢亭後
樹表廣塗復地之隱於豪右者六十畝房六間以餼廩
諸生焉於戲是役也可繹也夫昔弘治中士尚文提義
有司重學文章炳然可誦述矣正德初即遭劉瑾之虐

威刼賄成士氣索索已而銜盜中橫邊虜川寇數年並
發當是時仕者齷齪自守以待代否即薙民獄金以幸
遷官學暫毀公廩不續學官奉空腹而卧士或易衣而
行野多退士而悲憤憂楚之辭作故宗藩起變舊臣逸
入不恥黨逆寧以廝養彬以武弁親侍帷幄以天下爲
貨而市之且弋之何則人忘學而惟見利故也今大君
作矣盡去其舊而新是圖舍士則無所於藉也然而聖
人之不生也久矣莫之折衷故人肆其言夫古可學也
而滯於迹今可通也而流於簡下學或拘於淺徑而上
達者或蕩檢踰閑故詞繁而經晦循名而實亡異端不
起於是乎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含己而潛之者仁也

裁而宜之者義也又烏有四者之失乎御史汪公名淵參政陶氏名照副使王氏名章僉事翟氏名瓚曰鵬者知府也是役也吾聞諸金教諭廷貴云明年改元曰嘉靖也

創修姚公祠堂記　徐文溥

公祠輝舊矣而藕門今始也嘉靖改元之春余與憲使張君天性巡河北登百泉謁公於祔饗之廟而去越六月再至公有孫曰泰持家集謁余願新公祠且曰縣西府舘寔故雪齋二石獸者故物也今大中丞劉公令茲土爲葺我先人祠宇是謀會遷去未果題碑陰大意謂植民生倡斯道爲公之大者余於是謀諸張曰先嘗用

言者祠公茲乃弗祠非瀆禮乎雖祔饗十賢而未有專祠豈所以示崇奉表勵之意耶夫祠既屬公弗可奪也而歲祲民儉弗可舉也如何張曰盍以里中淫祠之不在祀典者改為余曰善乃命縣丞詹烀稽之得俗名三官廟者於藕門公故里也廟不知創建之始屋三楹門一楹繚以土垣介在路隅丞曰時為淫祠祀典弗載淫祀無福先王所禁改而新之公私無費不亦可乎且值於茲豈神有以相之乎於是余乃易以今扁示專也值太守翟君鵬督縣舉事速厥成也量費以像公卜日以奠位致虔也牒於姚氏子孫世守奉祀謀其永也祠成太守曰此舉也其有合於禮乎請勒諸石志始也

馬公德政碑畧　毛麟之

高陵馬子宰輝縣甫期月譽聲四達余聞之而未識其人也未幾輝生員戈尚志民胡子春來曰我馬侯德在我民我民德之弗忘祈一言壽諸石以永我民之私余曰宰之道五曰仁以及物曰誠以感神曰義以創制曰公以立法曰果以袪患侯有之乎戈子曰教養道廢焦肉我秦越我侯有推心之愛旱魃為災薰灼我憂勞我侯有祈禱之應城隍未就督責我頻仍我侯有浚築之功疆界未正兼幷我吞噬我侯有均田之法渚水肆毒蕩蝕我割據我侯有蠲稅之舉若侯非惟德我民且及我子孫後世矣余聞之曰噫兹固足以驗侯之政矣昔

子產爲政民患之若不勝其口及其終也愛戴弗已且以播之金石焉故夫子數其事而稱之今侯之政若此非日可以雄當世雖僑也何以加諸侯可紀甚多此蓋鳴其一而繫東人愛日之誠也

馬家橋上閘記　李濂

嘉靖乙巳余西遊旋憩共城聞有歌於其野者曰衛水滔滔奔流如駛下至雲門逾十九里開渠一丈其淸泚泚澤我秔稻三農欣喜又歌曰百泉混混共城之下水鳴石間不舍晝夜我侯惠民引流滋稼咸飽而嬉樂茲穲稏復有和之者曰共城之西卓水渾沸鑿渠引之以灌以溉宜我稻田厥利罔既嘉名永垂惠而不費余聞

而異之召父老而問曰胡爲有是歌也父老曰此邑令郭侯之善政也吾邑西南三里有村曰稻田所相傳昔人種稻之處國朝以前已有之矣自衛源而下猶有分渠遺跡隱隱可見緣山水衝淤墊盻湮沒荒穢沮洳不復可田以致賦稅莫辦居民轉徙輝人甚苦之我侯首興水利以蘇困窮乃相度原隰至所謂稻田所奮然曰是非昔人種稻處耶吾引泉以溉之民食可足也亟白其事於諸上官僉以爲然侯諏吉興工計畝召夫刻期畢役上有衛源建立閘口下至雲門約有十九里開渠濶丈許深半之川流沛然莫之能禦而渠之兩旁令民皆種稻吾民百世之利寧有窮耶此所以歌謳在塗而

弗能自已也李子曰嗟呼天地有遺利則生民阻飢矣郡邑得良牧則養民有道矣昔史起爲鄴令遂引彰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余猶以爲異世未之覯見也乃今躬覯郭侯之政而民歌之足以與鄴令史起之事並傳於後世無疑已使列邑皆得若人而爲之牧則民瘼其有瘳哉

改建劉公祠堂記　高崙

公留像於輝舊矣而祠於縣治內使百姓有所瞻依在位有所矜式則自令始也公諱玉字咸粟號執齋江西萬安人由名進士宏治十一年尹輝在輝五載治行爲

河南第一擢監察御史陞提學僉事歷大理少卿都察院副都至刑部侍郎以大獄歸有執齋奏議行於世公之學問文章卓然名世載於邑誌者甚詳心事如青天白日表裏洞然無纖芥可疑輝父老人人能言之而愛民一念發於至誠尤非人所易及也在輝善政不可殫述而其大者則興學校重節義以愛養民力為已任奏免沙堤社沙壓地糧八百餘石永除定額此其章章最著者惟其德澤入於人者深故於今五十餘年輝人愛戴而思慕之猶如一日焉其所謂有斐君子民之不能忘者歟嵛來令是邑才菲政拙庶務茫然方欲景仰前修以補不逮一夕夢公召予自通姓氏若訓誨之者予

駭且疑焉明日訪於輝民得公祠於東關淫祠之後遺像雖存榱宇走鳥鼠岑寂殊甚崙大不安乃諏日命工移公祠於輝治之右設原像其中以祀之順民心重名宦立表儀也嗚呼輝人所以愈久而愈思乎公與公之所以致民之思者諒必有道矣凡我有位撫公遺民其亦繹思也哉

百泉種樹記

翁大立

嘉靖己酉初夏予校士至百泉環泉皆古木也少倦即憩息焉予性喜種蒔而視土又宜木於是命侯吏移梧桐二十餘本竹數本植之書院前檜柏椿楊榆楝桃杏榴棗諸木視隙地即植之旬日而去踰年十一月予復

來校士顧前所植竹木蔚然茂矣迺召諸生語之曰昔陽貨問樹人於孔子孔子曰樹桃李者夏得其蔭樹蒺藜者秋得其棘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諸生予所樹也將為桃李耶梧檟耶予何樹木易樹人難也因書以示警云

重修學廟記

蔡國熈

輝縣為中州名邑蘇門百泉之盛聞於天下不肖熈神遊其地有年矣隆慶己巳家大人司訓茲庠不肖以解組歸田時來省覲臨流陟巘深慰夙懷一日庠生校友先儒仲叔關友可守周友崇儒揖余言曰吾輝學之建遠莫可考歲久頹圮嘉靖丁巳藩參陰公分守茲土顧

瞻學宮慨然嘆曰其責在我考發羨帑鳩工飭材邑令
李公祇相厥役易腐爲良飾陋爲華閱五月而告成殿
廡門垣靡不完好大成門之外爲泮池橋與欄皆以石
爲之兩旁手植柏樹十餘株諸生歲時饋奠朝夕遊歌
於茲者心快目爽相慶爲曠世之遇迄今十餘年尚缺
記述吾輩所謂日夜歉然者也願借數言追書嘉績且
有以敎吾黨之士余以不文辭家大人復有嚴命敢不
忞忞言之竊謂天下之事未有不廢於因仍依違而成
於鼓舞振作者其鼓舞振作之機又必因觀感激發而
後克樹無論微巨皆然而況學之所關尤爲至重者乎
噫輝學之壞於昔者不知幾閱歲矣藩臬之使莅輝者

不知幾更大夫矣未聞有惻然者乃陰公則若不能一日安焉藩司尊矣猶有巡察之使糾繩於上程能於簿書筐篋之間以應文追責亦仕者常局也公則不屑此而以興學造士爲急務非破因仍依違之習而毅然以振斯文爲已任者能之乎宜多士之德公思報不能湮沒其懿美也然竊思之多士之所以報公者果如斯已乎夫吾人以藐然之身中處宇宙有聲色臭味安佚之性有喜怒哀樂之情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性必節情必平倫必敦而後可以爲人否則生理日鑿亦與跂行喙息者等耳然非先立其本而徒矯制於感發之時譬諸鑿堤捍江河之溢爲力雖勞而未必有益

此在學者自修自悟難言也難言也孔門立教惓惓以修德講學爲務其所修者修此焉耳其所學者學此焉耳慨自聖教不明章縫之士所謂學者不越訓詁詞章之末以爲阿世取榮之資修德之功罕能有事縱支離之欲以渝性任好惡之私以蕩情長浮薄之行以斁倫踶跂爲然間有質性近醇者亦不免囿仍於聞見之舊依違於利善之間而卓然自立者之爲難也此海內士人之通弊在輝或未能獨異者多士試一省焉果能體監司作人之盛心奮心於學以期上達乎抑止於樂泮宮芹藻之美優游其間坐消歲月已乎其所謂學者果能卽舉業之文而反躬體驗求以節吾性平吾情敦吾

倫有益於身心日用已乎抑亦沉溺於詞章訓詁爲富
貴利達之媒乎意念起於幾微而賢不肖之分懸若霄
壤是在多士自審焉耳且多士感公之德必欲標著以
垂無窮意不爲不勤矣然既歷一紀而未能竟求諸人
也若修學之後士皆奮志聖賢之學操習涵濡於十年
之久必有造道之賢處爲名儒出爲名士所以報公者
更爲宏遠其機在我又易易耳翼翼共城固山川靈秀
之鍾往哲藏修之地也敢謂今日詎無若而人者遺迹
於其間哉諸友聞之竦然有省因撰次爲記祗復家大
人之命兼發多士志學之端若闡明正學終日提撕則
有洞石劉公澗村史公與家大人東林公之教存焉邨

末小子又何知哉陰公諱標號豫菴保定之容城人丁未進士德政猶存耳目修學其大者李君諱愚號果菴臨汾人捐鍰助役勞勩居多董役者爲縣丞徐循而敎諭李君載贄訓導張君延祿宜併書之

張家灣閘記

李容莊

邑治西偏跨山之陽地勢建瓴恒多水患盖自雲門上一帶瀕河近壤沮洳卑濕被患尤甚雨潦淹沒歲比不登民甚苦之嘉靖二十九年分守貴陽敖公始於沿河諸要口創建石閘數道引水決渠以資灌溉而張家灣其一也歲月浸久湍水決齧故閘日就傾圮萬歷改元邑侯張公紹章蒞士負宏敏練達之才敷優游愷悌之

德服政未期百務振舉適見開口崩壞有妨農業慨然以興廢補敝爲心卽召管河舊役分總庶工酌費鳩材卜期興事未兩月而績用告成其有成於吾民也甚大雖信臣之在南陽史起之歌鄴內方之於今殆無遑過矣公諱廷通字汝達號洙濱登乙未進士直隸寧津人

重修

敬聖祠記

李肅

敬聖祠舊制也自先代以及我朝酬功報德之地蓋木本水源意也肅自丙辰承乏於玆初入橋門見其臺殿巍峩嗣入講堂又見其棟宇壯麗詢之曰此二三直指與督學使者歲時釋菜所嘗閱也由堂而後則敬聖

祠突見牆垣剝落屋瓦飄搖幾委神於草莽肅與何前後判若兩地或緣上官耳目所不逮耶嗟嗟吾之事聖賢以心耶以迹耶如以迹粉飾文具足已如以心則崇當祀者之身不若崇當祀者之心崇當祀者之心又不若推當祀者所欲祀之心譬富貴家大庭廣廈必不忍令其父繩樞甕牖況大聖賢乎肅固輾轉未安奈綿力何今歲春少尹譚公慨然以重修爲已任鳩工庀材鼎新葺故凡一切土木瓦石米鹽色料悉辦於囊橐之俸餘且時以身董其事甫匝月而煥然一新入其域者迥不知爲昔之　啟聖祠矣公嘗云我輩竊聖賢餘唾享天廚祿有年矣今復藉鷦鷯一枝棲官云阜是我負聖

賢也惟是以中州三年之績酬余東海歷年之費卽以
謝余不肖不能廣聖賢之教徒汲汲於此位者也實未
敢有負聖賢也不能事
夫子之門牆而仰體　夫子所欲祀茲役也推其心以盡余
心耳非觀美也非邀譽也或於本本水源處得本本源處
乎肅味公言而嘆曰惟誠足以感神惟淸足以字民公
無取於民而以之奉神神有不妥乎公有恩於民而以
之使民民有不悅乎且敬所尊愛所親於周公成文武
之德觀之洵善事吾　夫子哉公諱曾傳字古吾以明
經起家山東之萊陽人時萬歷戊午伏初庚之日

創改新河記　趙彥復

輝故有百泉即叩鳳泉水在治乾隅實毓龍脈汪洋澎
湃直走而南流水無情與民無涉先正霍敖兩公相其
地勢疊建五閘以滋秔稻此於畝畝則得矣然龍飛砂
走無包羅含蓄之益又與縣治無涉先令如金谿聶公
江夏段公鄉達如麇延冢宰李公邑人夏部王公相其
地勢僉欲改濬環治以補風脈之偏無奈道旁築舍祇
托空言嗟夫非畚鍤之難舉則亦仔肩之難遘也邑侯
海虞陳公以丁未來牧茲土不期月釐洪之澤已潤九
里即欲動大衆尚未可與更始再逾年刑清政簡乎民
以暇日家豐戸羨寬民以餘力是可以興不得已之役
矣會屯臺使者前後左公張公水利正職掌按部皆親

歷其處擘畫得宜檄下決幾舉事無再緩侯慨然曰天與輝人以靈秀而人自棄之可惜也人望有司以率作而乃自以委之可悼也濬河均利環渠補偏夫非今之急務哉西北之水以均之東南惠至溥也無損於農業而有裨於士民利至大也稍勞於一時而永逸於後世澤至長也於是彙鄉紳王君一龍茂才郭君可久詢謀僉同履畝相勢上自張家橋開濬經治南逶迤而東至吳地旋折而西南入胡家橋故道上下連延約三里許廣二丈深亦如之計其土方若干畝各償其值昔其祖卜吉興造而工程頗浩役衆頗夥侯方蒿目憂之而子來之役殆不約而輻輳也出之紳衿士民之義施者什

之五由之訟獄之輸力免杖者什之三而僥之由倖令
以招募饑民之以力易食者亦什之二不三閱月滔滔
東逝絡繹迴環非洋洋一大觀哉以滋庠斗則河潤也
以受行潦則尾閭也以禦寇盜則金湯也以壯形勢則
帶礪也以毓靈秀則來龍也以故挽外洩之氣添文峯
之秀一時科第蟬聯入文鵠起文科如王遵道呂休連
鑣雲路武科如郭藩寔破天荒選元如曹鑑輝入也固
也至如郡庠楊彪新庠李化秀亦輝入也歲薦如郭雍
穆亦輝入也固也至如郡庠馬務實汲庠張守義亦輝
入也異哉彈丸之地而文風炳蔚師濟蹁躚不發於往
時而驟於今日非河之異而奚異哉轉睫於甲子科名

又未可量也不寧惟是侯勤政五年凡有用之水無不挑濬委官給穀責其成功如晉祠卓水鄧家寨焦泉峪河等各長廣丈尺不同而濟澤之溥惠則亦侯之功當與隨刊平成者嬈隆矣嗣美政者棫林王侯以時障決而新渠之澤可保不涸噫嘻濬澤者陳宏澤者王後先濟美流澤萬世輝民何以得此兩侯哉是役肇於庚申之冬竣於明年之春而記於天啟之第三年陳侯諱必謙號益吾姑蘇之常熟人癸丑進士今擢江西道監察御史王侯諱延譞號進升關中之華陽人台衡之擢將未艾也

重修輝縣城隍廟碑記

張克儉

朝歌郡西五十里爲輝縣太行犄之百泉涵[illegible]
而翠排空水漣漪而虹繞地異彩奇光奕奕飛動[illegible]連
詩所謂山水有清暉者也余以辛未釋褐來尹是邑公
署右不數武爲城隍廟璚軒豁敞碧殿淵閎巋然巨觀
歲時祈報咸有事於斯廟雖規模具備然丹艧瑀蝕而
謝光金粉塵封而減耀鐘鼓無聲垒埽弗汎昭事潔淸
之謂何而廢墜若是亟擬鼎之以初受事弗果越明年
壬申九月流寇奔突河朔淸化修武相繼淪陷余乃九
合士民簡蒐精銳歃血中誓曰有不與其人精白乃心
以守土者惟神之罰儻邀福於神藩垣無恙士女敉寧
惟神之休敢新斯廟以答神貺衆曰諾踴躍登陴氣鼓

志堅丁壯沉毅而弗讋旄倪靜恬而不譁揚於擁盾仗
鉞揮戈放泉流以成鴻浸塞徑竇以杜針芒屯芻粟以
預軍需嚴邏緝以郄奸細賊知有備尋遯去是豈人力
所能爲哉神實相之云爾癸酉三月流寇復大舉飈至
腥風妖火匝地連天且洊過郊關矣余偕輝八宵旦防
禦歷夏徂冬不遑寧處甲戌賊渡河城屹然如故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輝以彈丸黑子寄邇山右賊眈眈虎
視思以饕食卒鞏固以有今日誓詞孔赫神實聽之其
諏吉鳩工聿新廟貌余首捐贖鍰百金用倡懿舉輝八
士藉神之勳醵金弗惜爰命肖像之工飭神容以嚴雅
設色之工繪棟宇以文章覓氏埜鐘鑄八建鼓正殿前

霞而晃日寢閣駐月而藂烟榲廡林立而雲披扉牖洞
開而星爛以逮黃冠焚誦之壇羽流步虛之地罔不庀
葺巍峩莊嚴偉麗蕆計之功成於不日翹者仰璇題而
色飛裸者俯瑤墀而神愉工既竣采石藏門用記厥事
乃再進共人而告之曰茲役也暉廊階以衮繡煥棨梲
以丹黃豈其營不急之務以侈觀美哉先王立廟於渙
聖人設教於觀所以竦聚萬靈齊一函夏也方今銅馬
郊嘶赤眉雲擾蚩蚩之氓心志恍惚惟鎮以神衆乃大
定儻神棲崩洳弛而不治何以生民之共而攝其貳貳
則渙渙則不可收拾而疆域危寧俟神降之罰耶惟廟
貌新則人思敬敬則清明湛一之念生子孝臣忠夫貞

婦烈有臨入廟時勃然興起者百姓恒持是念人人爲張睢陽爲顏常山爲岳忠武矣蕞爾山城金墉鐵壁疇能伺其瑕釁而蠹之即謂聖天子萬里河山從百姓敬心內泰山而四維之可也不然謬云福不可徼神不必媚嫚神之吏何有於民嫚神之民何有於吏官方壞民俗偷天下事決裂不可爲矣余之爲是亟亟也豈其營不急之務以侈觀美哉君子有以諒我矣銘曰凡伯之國衛子之宮瀓江瀹瀹復嶺龍嵸阡陌井廬星攢繡錯有閟璇宮崇竑寥廓繄惟神居爲民之庇恪我其人干鼎于蕢爰謀山藻忽沸鯨波瀇滉盜弄呼門歊河蒸蒸髦士乃怖乃栗徼靈於神衆志乃一旗鼓堂堂梟流渫

洪蠢茲小醜乃竄乃亡竄而復逞剽悍猋疾受神之衎我城孔吉乃董匠氏乃釀金錢黼黻丹碧銀榜瑤蒼輪奐侊美蘋藻亦新廸我共人各敬爾身吏樸民淳男耕女織不忮不求無反無側清明湛一神乃降康絲天澄霽魃隱蟊藏時和年豐載歌載舞天子萬年不綏其土

姚書林
採訪

創修東面石城記

呂　休
裴平淮

城一也記城修者東南西北各有勤焉所以美我碩人興歌讚嘆並示重於來茲以見開闢來爲吾輝永不可諼之盛事云初輝之究遭寇變也城一頹然敗壁耳於斯時也闔邑震慫人萬分旦夕莫支獨賴吾邑侯張公

日夜戒備補隆修廟簡閱訓練使僻域孤城獲蒙其安全者厥功茂哉迨寇氛南渡而人多幾倖於目前乙亥秋寇自關中復潰入犖維而河北大懼公慨然曰天下事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况天限南北賊未易能飛渡而我宜速備因謀之其人士以創修石城爲已任焉議出塊磚片石百無一湊以及灰木之費工役之繁復缺如也人不勝嘖嘖焉難之公曰天下事當從難處做起一畏其難則更無可爲之事矣於是毅然斷之其議遂決先所議費猶今工之半也迨役興而費浮於議者倍入見費益多則益難公知人益難則益銳先得所捐俸三百兩再得紳士義民所折夫助石七千一百一十六丈

磚一十六萬五千八百有奇旣又得所多方共處石三千三百五十四丈磚二十三萬六千四百有奇因越境募匠作子來趨庶民日數視之勤父之督家不逮也人勞慰之慈母之愛嬰不若也而吾輝乃欣欣有樂成之盼矣然其物用之充則南北城爲先西城次之若東城其所先難爲者故始自去歲秋杪迄於今歲春盡歷七月餘而城事方告竣昔之傾側陂卧者今則峻壁陡絕矣昔之刓隘穿陷者今則鐵壘鞏固矣昔之摧障弱立者今則列障雄峙矣公不惜以一身之難而遺千萬人千萬世之易眞有見於時之當爲巳之能爲有緩賴俟之而不得者公嘗曰吾聽政四載而外其相與於輝人

爲不淺輝之人皆吾赤子輝人之子若孫皆吾赤子之子若孫也吾祗惟賴於目前而已則覩輝爲傳舍吾爲輝之子若孫計非業足善後功可垂遠惡在其能及乎倘城修獲完吾庶可以有庇於輝人也已繇是觀之輝之城成於物力而要非成於物力也皆公之精神心力所聚結而成輝人之徼公福享於及身而非第享於及身也皆後世之子子孫孫所妥逸而享者也則公之爲造於吾輝竟何如哉謂之永不可諼宜夫張公諱克儉字禹型晉之上黨人登辛未進士輝人感其德威思壽石以誌不朽引紀既詳而因爲次畧如此崇禎九年歲次丙子孟秋日

創建西面石城記

曹鍇

輝舊爲共伯之國漢始置輝唐改爲共州金爲輝州元我朝仍爲輝相傳不知幾千載治草靡常拓縮無定昔築土爲城夫城以土故修補無寧歲其先代不可攷景泰二年正德十二年嘉靖三年節有修築止塗飾一時原未嘗有磚石之固故終不得爲永久之圖也况輝爲秦晉門戶衛趙咽喉綠林嘯聚時時告警豈尋常城郭比哉辛未秋余不佞待罪金容而輝侯張父母有年誼以初筮輝邑過而訪焉篝燈促膝橫談民社計頗書暨邀雅如宿吏首言修建石城躬毅然任若皆不能且久待者下車之明年巳卜吉告舉亡何流寇震鄰旋薄

城下人心洶洶不遑議春鋤矣侯擐甲登陴御寇者數四兩時先其急務練鄉兵修雉堞挑品坑造火器繕兵刃築關牆濬海濠設棚欄種種防禦種種苦心詳之裘孝廉南城記中而糈已屹樹金湯矣以故壬癸兩歲流寇頻犯而輝土無恙雖人和之裕哉而地利之力不可誣也迨甲乙之歲寇氛漸遁流移漸復攝者修城之願督勷於中侯曰時可以乘矣工可以興矣於是謀諸父老極力舉行先發俸金若干兩爲諸紳衿子民之倡鳩工庀材材估如民間之值版築取諸里之蠶夫其餘者之不繼者佐以犯科者之贖鍰素封者之義助而省工覩效日每三督焉眼食不遑勞勩不惜此惟子視民故

家視事一腔苦心可格豚魚況百姓有靦面目誰不感
先勞無倦而竭此飭力也者子來之役不日告成不難
立致矣百雉崔巋烽候相望屹然河朔保障余不佞嘗
憶春秋書城中邱譏非時也史稱城維陽城大梁議其
示人以弱余謂不然孔子繫易不云乎王公設險以守
國又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夫以大聖人當
取卦尚象時豈有暴客之足慮而重門擊柝所以防患
戒不虞者固周且遠也故需有衣袽否著苞桑城之不
可已也如是況今爲逼門庭防禦顧可緩與城周圍四
里四十八步舊制高二丈四尺廣一丈今增高四尺廣
倍之敵臺鋪舍炮眼女牆煥然改觀矣然磚石錯用西

一面延袤二百五十丈約用石一萬丈磚四十二萬塊灰四十萬觔木植麻縷工匠米食不下三百金約可用二千三百金有奇四面約用九千餘金出諸義助贖鍰者纔什之七而餘俱侯捐五年之俸以足之嚴吏於今求其不蘧廬其官而傳舍其政者亦千伯什一矣會有子視其民家視其事出囊金以鞏千萬世不拔之基創開闢來未有之績哉侯之心可以昭天下告後世而曩者金容之夜橫談之言至今踐之矣顧城者成也亦盛也成則貴完全盛則貴包括茲胡獨爲西面記然四面各有記蓋以四面各有分督之人余不佞責屬西壁故止記西城然西城對行山逼盜藪爲羣寇必繇之地視

三城尤爲吃緊且與百泉相面烟嵐掩映泉水瀠迴秔稔滿架竹蒲環繞登其樓遠矚山靈近吞水秀又若與三城迥別者侯故題其門曰覽勝益以壯風角之觀不徒樹藩垣之險矣侯令輝五載課士養民修廢舉墜稷穰善政馨竹靡遺是光昭令德以輯和人民隱然無形之城固有裕於金湯之先者矣兹益峻而隄防嚴而扃鑰則險與德備閭閻士民家安枕而人衽席受侯之賜不既多乎是役也肇於崇禎乙亥之秋杪而竣於明年之春募盛德大業將益峙不朽矣侯諱克儉字禹型號鏡龕辛未進士三晉之上黨人

新建南面石城記　　裴平蔡

歲次乙亥冬十二月之望日南面石城監工告竣是役也於季秋朔日始基焉爾時磚石木灰與夫羣工各役百凡未就一朝而講大事識者猶難之而邑侯張公曰易易也在力行何如耳於是三方指授招集匠石不數日而事事就理先括餘石以不疑其所行隨捐俸金以爲士民者倡多方節省嘔盡心血除士民助外輸金一千二百兩有奇且每日三閱城工簿書之外雖殘夜必躬履焉古之君子鞠躬盡瘁者豈有讓哉猶記壬申九月蹂躪之初承平既久一旦風鶴告警政盤錯之所以別利器也侯抱病決策巡四城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立議武臺親督心膂簡精銳五百騎北歷侯兆川自鳳翅

嶺西出天橋涉太行之巔登紫霄關總鄉勇萬二千餘
旌旗蔽日威鎭寇氛將相之才雖韓范不足多也已而
濬海濠磐品坑斬古城設柵欄造火器修城堡查訪奸
細厲兵秣馬牖戶亦綢繆哉何期癸酉三月捲土重來
天未厭賊我兵不利侯親歷城頭身列行伍與士卒同
甘苦焉羽書旁午援兵索餉紛然其擾也士民猶代爲
假寐而侯十晝夜目不交睫百倍精神眞未易及也哉
自是流寇無月不犯甚至一月再犯以至三犯赤子何
辜塗此肝腦最可危者七月之師不利東北黃昏風烈
賊火突發先張於北次熾於南而城守士民方動色深
憂以爲賊必有薄我城下者而是日督撫之師拔自湯

陰一日之餘幾行三百里救我共城出意料所不及此一時也賊火旁發督師闖關兵耶寇耶眞耶假耶危急存亡之秋所謂一髮千鈞者非耶士民疑甚亦恐甚侯曰凡人所惜者生耳我所全者城也開關審視我身宜先果撫則輝之福也不爾遇賊當以全城爲重矢石交加切勿顧我噫當時出此一言士民皆相對失聲孰意天遣督撫人心稍定繇今思之報國忠心眞可對天地泣鬼神輝人士已戴德於無疆矣幸而季冬之初冰堅可渡賊首南奔侯睹此斷首刺心之民何減傷心之痛猶計斗大共城兵火殆盡亦已難矣而兵馬錢糧各項給公猶足支持非有補天撥變之才曷克濟此雖兩年

未下而土賊時時竊發亦時時窺伺侯曰我有以永奠
輝矣地利之說自古稱焉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況有人
和之足貴乎爲之力撼山嶽飛成天險黎民不懼水土
不寒天意人情侯兩收之矣今南面功成三方亦次第
就舉其制度高三丈闊一丈五尺磚石相兼樓臺錯立
炮孔星布實戰守之長策也五里孤城陡成金湯之勝
不獨名甲中原且北可爲燕趙之鎖鑰西可爲秦晉之
咽喉東南可爲齊梁之藩屏居中可爲輝人士世世子
孫之一塊袵席土也侯非無龔黃之政事歐蘇之文章
嘖嘖在人耳目間蔡等所醉心者特以干戈鼎沸萬難
措置中竟於吾輝建此祖宗開基來未有之功績亦吾

輝天地開闢來未有之奇績也厥功盛哉侯晉長治人
辛未進士出身諱克儉字禹型時人目爲中興之佐云
崇禎九年歲次丙子春日

創建北面石城記　郭益善

北爲坎地萬物所歸造化生育之原本於斯宅焉故天
樞奠垣於此而衆星拱之我國家定鼎幽燕位正居坎
負陰抱陽南面而聽天下建聖子神孫萬年不拔之鴻
基則形勢得所歸耳輝古凡地衛世子共伯居焉其脈
自邑北九峯來雖不敢與天下大形勢較然在輝言輝
則北面亦一邑所歸而成始成終之元本也邑侯張公
創建石城東南西三面備極經營其在北城尤懸懸注

意蓋作事者精神物力相賴以有成而朝氣旺暮氣衰
囷頭饒囷底之迫其末路往往苦神力之弗繼焉公慮
此甚熟乃進家嚴暨二三碩茂詳悉籌度曰北城爲邑
堂奧東西其肘翼南其門戶也肘翼與門戶備而堂奧
弗宗何以矗大觀示景仰乎故北城之物力較三城宜
豐繕北城之精神較三城宜奮庶可免努末之誚家嚴
受命唯謹公乃以新鄉孟諸郭先生所助磚石悉以畀
北面而捐俸設處較三城尤亟於是物力饒矣乃拆工
爲四工有長長有副副各有執事自正月朔八日起工
迄三月之望而工竣城趾三面崇三尺濶四尺樓櫓臺
舖增飾有加總之成功較各城倍速倍峻而用物較各

城甚多落成又有文記之余不佞弱而善病難於搦管然不敢令代斲愳鈌畧不詳且失眞也乃齋沐靜憩詳述我公敬終如始之實併誌歲月以告來者公諱克儉字禹型辛未進士山西長治縣人家嚴諱用之字從先至於練兵剿寇憂旱恤民五載恩波父老有心碑在又何俟余之詹詹崇禎九年歲在丙子仲秋吉旦

創建北關碑記

郭浣

輝城之北五里即山也蒼崖翠壁望之如烟無北門城之北遂無關市也歲壬申至癸酉晉寇蹂嶺而南戾於輝輝城之北山之下郊原曠衍皆可爲馳馬之場也而所望蒼崖翠壁者寇騎羅列焉望之如蟻潞安禹型張

公登陴固守嚴訓練謹盤詰鑿池築城厲兵秣馬凡爲
守禦計者無處不慮矣復慮城之北既可爲馳馬之場
則馬馳即薄城下矣於是下令曰日中之市宜集諸此
百姓有願誅茅闢宇者聽焉令下而百姓爭趨之公爲
東西設柵欄二城之外舊城依然又於高阜之處設墩
臺三一切夫里之役盡爲除免也而百姓益趨之期年
之後廛聯屋比矣於是百姓喜曰公之便我如是乎公
亦喜曰城與寇隔矣而余於是慨然嘆也三四
十年前士大夫心勞而政益舉今三四十年來士大夫
心勞而政益弛在前心之所勞者嘗其職也在今心之
所勞者不在其職也士大夫爭習爲涉世之術工矣乎

高下淺深之際揣摩斟酌即足竭其人之聰明而修職無與焉則政之弛也有不日益甚者乎張公之營其職也凡人思之所到者皆爲營之思之所不到者亦爲營之此意於天下豈可多得歟精力過人天原與以作事之具而公勉勉益營其職從此職愈大業愈隆鼎鐘之上與先正比烈可也余待之

張公德政碑記　　　郭浣

鏡龕張父母之治輝也不忍遽廬其官而朝暮其政禦寇安民興學造士建城練兵事事期討永久爲慈父爲神君爲師中丈人咸的的在人耳目際不可誣也茲章施茂美烜爝赫濯當秦氛旁午不獨筐壁之撤倚爲金

天保障即汴鄭成皐間野夫遊女羈士旅客皆知爲河北長城潞國主亦錫璽書褒美稱其功與行山峻而衛水長分守河北袁公以獲嘉守禦失宜借重代爲經畫口碑實錄藉甚一時盖我朝三百年來宰輝者未之獲見也輝與敝邑壤相接雷封河潤沐燠說澤晅之力居多每相偕問道百門山水覺玉淼金晶松篆竹敔如晤琴堂揮麈而話黍苗之膏繪樵薪之雅何至今汀烟墮靄河陽錦色依然梟唱鷗吟單父琴聲如在喘侯乃以憂去輝耶臥轍擁韉莫挽純孝至性雖然侯去輝矣而合輝之官族士民初不忍一刻去侯也相率祠侯於泉源之左寫眞其中又相率述其德政甚悉曰輝至今事

充矣政重矣百凡料理惟艱而又加之時事多端兵荒迭奏自非碩德嘉猷如韓文襄王新建其人能勝其任而愉快哉乃侯甫下車即減火耗刊木隸消編丝以恤貧民周書曰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侯有焉剪豪吏懲衙蠹禁賭博逐流娼以厚風俗叔向曰閑之以義奉之以仁聳之以行斷之以剛侯有焉六惜存心八則訓士二社立會三條課文以成就後學戴記曰崇四術立四教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侯有焉斯尚其處常也洎癸酉之變寇薄城下飛燐熛血隼伺高墉乃貫甲從戎晝扞夜振斗大土城卒恃以不爲修武之績此豈書生事耶易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侯有

焉寇往兵來犒牛酒索金錢輸菽麥供糗糒湯營左營鄧營周營紛紛日不暇給費累鉅萬取之上無鄭蔡錢取之下無卜式粟乃懇懇申請上臺別郡接濟始不大擾都民而軍資亦足詩曰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侯有焉更足感人悲痛者方寇環城外元撫月陰皆隨破柵叩關時夜已將分變起倉卒人心洶洶莫能察其眞僞侯獨慷慨出迎回囑掫門者曰速閉門無顧我萬一事不測爾等當以朝廷城池爲重嗚呼此何等肝胆耶石入下淚况輝民乎哉武議篇曰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侯有焉迨寇退即鳩建石城高能峻而不拔麗能堅而不劬且胸有完

城郏遼子西之素麟筆所載城邢城周皆美其奠危爲
安也侯有焉又不徒一日之苞桑而億萬年式憑之矣
高閭五美未足悉也故民受其賜到今鷄犬靜音遺子
無恙芸香壘霧彬彬俗化文翁袥影秫雲靄靄家傳召
父宜輝之尸祝無窮也就輝往事論天歷中寇擾臨郡
百姓無端驚惶時輝守杜公止能鎮之以靜民尙祠之
不忘況侯以一年之中寇逼十六次而血戰保無虞者
乎其視祠杜公何如耶侯山西長治縣人諱克儉字禹
型鏡龕其號也登辛未進士豐才博學愛民後廣知交
議論滚滚不窮䩞韐稍暇遂與諸名雋爲百泉倡和鼓
吹斯文鄴下諸君子莫不聞風負笈執經趨絳化雨拈

花匪唯璧水六邑已也文章德政又合而爲一百里遺愛云乎哉余聞而嘉之曰休玆宜輝民不忘也曩余奉晉臬副歷上黨銅鞮間巉川灝穆想見汾陽河東壯氣其人品犖犖千古侯其流亞歟何文武足憲也今上天威靈震海內撼有君無臣毋軍國大計面對者多奪魄失辭侯不日升矣將以博辯之才抒淵碩之抱從容匡贊天下事尚可爲孰謂功名滅治郡時耶雖然爲兆之仕聖人勤焉古虞詡亦令衛邑朝歌賊甯季數攻圍長吏故舊難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也此乃吾立功秋也余於鏡龕爻毋亦云崇禎十年歲次丁丑暮春望日

上黨張邑侯禦寇安民遺愛碑　　曹　鑑

夫詩書而擐甲冑俎豆而靖封疆自非嵩嶽誕鍾文武爲憲其人其事胥未易言也逞余遊秦之環慶道華州讀槐野先生文集所稱有曰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擷菀摛辭則宏深而奧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胄臨戎則馭衆有術力捍外患竊嘆當今之世難其人難其人意惟我張父母文事武備兼優任之恢有餘地迫余旋梓里悉禦寇顛末而益嘆逞者所儗之非虛也耆老咸爲余言寇至以壬申歲九月時承平久侯莅任尚未朞年戰守具一無所恃怨流寇破修武去輝七十里而近妖氛虐焰匝地薰

天棄子拋家啕哭振野人心洶洶胆裂走不知所往我
侯獨鎮之以靜傳㸃民兵則皆股栗聲嘶濞流骭赤執
棘矜而蜩螗嘈嘈我侯獨應之以閑授兵登埤則多齗
堞頽垣人無固志我侯獨結之以忠義而晝巡夜警飢
不違食困不敢眠人人疲憊我侯獨厲之以精勤如是
者十宵旦自非精神萬倍忠義一腔豈能與於斯哉寇
稍退我侯即貯礌礮請砲銃修埤垷鑿品坑製火礶布
灰瓶募勇壯練鄉兵瀝胆披肝禡牙誓衆而且漸言戰
矣人或難之侯毅然曰尉繚氏有言城以守地戰以守
城不戰胡守爾各整飭以待暨次年癸酉三月寇緜五
龍口來侯督百總綦邦彥等在九峯山對壘殺賊三奪

獲騾馬六五月寇緜林盧來侯督千總王光國等在井峪口對壘砲打殺賊四鄉兵楊可山手刃賊一六月寇復緜林盧來侯再督光國等在公子山對壘射中賊九獲馬十箭一百束有三七月寇緜淇門來侯督千總楊得安等在滑山殺賊賊遁逃獲騾馬四九月寇夜發逼我西關侯躬冒矢石扞禦夾攻賊宵遁十一月寇緜山西鐸河來侯督百總郭强等同昌鎮兵在焦泉營對壘斬級五百有七救回難民無算十二月河冰結寇始南流而遺孽滋多歲乙亥三月侯復躬勦土寇於侯兆川陣斬賊帥毛二賊痛哭去始不敢再犯輝境夫古之人能爲民捍大患則祠之我侯可稱捍大患矣叔孫豹言

不朽有三立功居一我侯可稱功不朽矣微我侯輝民之禍尚忍言哉曠銘功於石以比長壘余曰噫爾能銘侯之功亦不能盡侯之功爾能銘爾之心亦不能銘侯之心夫侯之心上憂國憂下憂民憂而不求銘焉者也況今聖天子拊髀而思推轂將相大臣侯方且出其偉畧射獟獝戮鯨鱷掛旆天山揚戈口窟撰中興之頌勒燕山之銘摛藻於玉署金門標名於瑯函麟閣茲之鑠寇特為之兆焉耳雖往者槐對所稱未罄厥美而區區石刻謂足壽侯功於無窮也哉者老默然為間曰今日之石誠不足以壽侯之功而我侯之功則實足以壽石請以今日壽公之石垂萬億年壽石之公可乎余笑曰

斯言其庶乎侯諱克儉字禹型號靜龕上黨人與滕子蘊淸同登辛未進士余爲治民有年誼故不惜鄙俚括其言爲記崇禎丁丑五月朔日 馬均孫錕採訪

輝縣志卷十六

輝縣知縣黔筑周際華石藩纂輯

藝文志二

記中

國朝

步涉橋記畧　孫奇逢

共城之南有村曰西夏峰爲輝新孔道每夏秋山水瀑發溝澗水集架木爲橋行人病之順治乙亥本村茂才郭守一糾附近好義者易木爲石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橋成借余言以記顛末余謂之曰今之世好新務奇以驚惑愚人之耳目或淫祠或梵刹動費千萬金窮鄉下

邑磬囊奔赴甚至儼然士林號稱知禮者皆附會恐後偶有一二人稍異則鬨然譏議不以爲病狂喪心則嗤爲迂濶不達時務此正道壅塞而不知其爲非也今欲正人心厚風俗不必遠求就目前方便以徒杠輿梁濟行人以濬渠築隄防水患老幼咸胼胝輸資爭先助力不惜費不憚勞卽此便是厚風俗維人心之大端繼此而鄉井可復之義愚夫婦共具之知能一人倡之衆人和之相傚成風習焉若性誰謂晩近非三代乎哉今始知考工一書無往弗關人心風俗之意於此修橋之舉鼓舞恐後則凡爲正言行正事皆如此橋可幾也橋成於閏三月十三日

重修安樂窩記

范輝

夫慕古人而不得見則於當日登臨游息之地徘徊寤嘆而如承其謦欬焉又或慕其地而不得至乃遙分其居址室廬爲山川增飾流連掩映寄我仰止況爲古人生平所朝夕偃處雖越數百年而精神猶應戀此且流風未遠又屬近鄉國如蘇門之有安樂窩乎夫邵子受河洛象數之旨於共令李公之才而安樂窩其冬不爐夏不扇也易繫辭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以安樂名窩或取此乎然天下亦甚廣也所頹圮而未修舉者亦甚多矣安所顧於一窩使邵子生在今日其復能朝夕偃息於蘇門嘯臺之間

否也吾意邵子生當宋之盛時名德輩起見知於哲君賢相宜無不可出而佐治與司馬韓富後先輝映更有光焉奈何深隱於此且邵子和而不亢靖而能應善易通變又非沉冥矯激者流也又何愛於此山意者邵善易聽洛陽杜鵑已兆厥機悟天下將亂搆會百六雖聖賢亦有所不能回然則易安可不學也哉而或者謂京房焦贛唐檀許曼之爲易也入於方術占驗豈邵子亦然不知仲舒漢之大儒也未嘗不推災異以明春秋矧吉凶悔吝固易所燦列者乎求吉凶悔吝之故而居安樂是可以審機可以守變矣夫天將亂必有其機機之動變乃生焉於機之動而能回之者非聖人不能若不

能回其機而勇往求濟棟樑滅頂於文王箕子之義昧多矣嗟乎機之來也微細難知有志之士若不與康節周旋豈不遺恨千秋哉吾慕邵子之善易而安樂窩又屬近鄉國往來觸目能不感嘆興懷此重修所以志也其時出俸佐工者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提督軍務兼理河道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加三級賈漢復

欽差督理衛河工部主事李震生

欽差督理衛河工部主事田本沛開封府鄉宦右春坊右中允兼內翰林秘書院編修王紫綬開封府鄉宦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劉昌新鄉縣鄉宦太僕寺少卿許作

梅原任江寧府知府孟元衛輝府知府程啟朱同知鄭成通判朱鼎銘推官張倓輝縣知縣趙蔭奇輝縣儒學教諭范輝等於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八月乙酉二十九日落成

蠲荒德政碑　趙蔭奇

順治已亥夏四月奇具吏輝邑五月巡撫大司馬少保賈公以輝邑荒田特疏奏
聞久而未報六月公因軍務來郡命駕過輝策馬四郊遍歷荒所時當溽暑烈日橫空炎蒸滿野公冒熱揮汗徬徨墟隴僕夫皆屏獨擕司李宋公遑窮荒境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但見雞犬無聲豺狼交跡蓬棘迷阡荊榛塞

道曉歸百泉之涯憩息蘇門山下覩司李宋公喟然嘆

曰人臣食君之祿爲

國家理此土地人民也疆內有辟易之田固不憚陳

廷納籍以充帑府今輝邑民逋地蕪糧欠官亡如此危困已

極非據邑郡申文不勝駭惘自罪懇奏而一時在

廷諸公未見允行或爲

國課重務尚須詳確至俯此荒涼景色如土地何如民生

何即踟躕太息而不能已及達邑城輝邑扶老襁幼匍

匐路側哀頌之音聞者酸鼻甫入館署而士子耆者盈

庭拜伏感激涕號公𦖋言以慰之曰爾輝民勿以吾疏

不行爲懼吾將竭力爲爾輝民請

命於是連疏亟請捐軀委俸以從事秋九月京部始覆奏奉
旨俞行而輝民數十年垂危不醫之病一旦脫針鎚炮烙之苦
而享鶉衣黎藿之安輝邑何幸而獲此耶案輝邑荒田
起自明季崇禎壬申流寇自秦入輝大肆搶掠殺人殆
盡及己卯庚辰辛巳連年奇荒死亡逃竄幾絕烟火甲
申之歲
國朝定鼎輝民復業者十分之一逮順治己丑復遭寇亂
沿山一帶悉被屠戮壬申癸巳霪雨漂沒甲午乙未大
旱焦枯田野盡荒錢糧累欠從前之吏有投繯者有懸
篆者有那移被覈者有失察革逐者遺害於後何所抵
極今一擲之不但輝邑之民死者生病者起歌舞頌公

之德沒世不忘即凡輝邑之吏亡者受九原之譴罪者
逭三尺之律而初罹待罪之人亦或減貢賦懸空之累
其世世佩公之德寧有窮哉蓋古有行一事而活一人
即爲善事異世稱𠷣不衰若公行此一事而活輝數千
百人之命且活輝民子孫數千百年之命此誠千載傳
馨之績與蘇門百泉共昭今古者也冬十月
詔下之日奇大集輝人士向諸父老言諸父老咸稱公之德輝
民已家祝戸頌矣但慮後世子孫被公之德慕公之名
而不獲覩公今日之事是亦後世子孫之恨也奇爰命
工伐太行之石勒公之德立之百泉式昭奕世公諱漢
復字廖侯晉曲沃人以兵部大司馬巡撫中州旋拜太

子少保屢被

恩優兩加超級實心實政朝野重之噫公之造福閭豫者實不止輝邑萬民而輝邑之感德爲倍摯公之造福輝邑者亦不僅蠲荒一事而蠲荒之感德爲最深奇下吏何能悉言之謹同輝民諸父老之願記此盛德以貽後世云爾

霍敖二公遺愛碑　　孫用正

謹案兩公之德不專在輝而獨俎豆之者感恩最深先是敖公分守河北知縣民稻田久廢不惟包賠重賦抑且連遭水患爲創建第二閘第三閘第四閘適霍公按部至輝敖公復痛陳民間疾苦建閘情形霍公嘉之相

與謀萬全仍令民廣開溝渠多立閘堰亦利大興霍公
又增修衛源神廟民感兩公之德建祠祀之雖歲久頹
圮至今言水利者必稱霍敖不忘查萬歷年間有賢令
段公祠純以甎石砌成可垂永久因奉兩公與段公同
祠庶可與泉源並永矣霍公諱冀號思齋山西孝義縣
人進士敖公諱宗慶號梅坡貴州思南人進士

劉蔣段三公遺愛碑　孫用正

劉公諱玉字咸栗號執齋江西萬安人由進士於宏治
十二年尹輝閱五載治行爲河南第一行取御史歷任
刑部侍郎學問文章卓然名世其治輝也實心愛民興
學校崇節義重農桑輕徭役興利除害嘗奏免沙堤社

沙壓地糧八百餘石民思之不忘初建祠於東關歷五十餘年至嘉靖中禩改建於縣治之右今無可考　聶公諱良杞字子實江西金谿縣人由進士於萬歷三年尹輝行取禮科給事中歷陞福建參議才識精敏果決有爲其治輝也愛民如子首以教育人才爲已任集諸生於百泉書院耳提面命士風丕變而興除之最大者則尤在水利修理衛河閘堰創開老鸛坡秀才莊魯家莊程村諸新渠疏濬花木村舊渠灌稻田數百頃至今程村猶呼爲聶公渠誌稱祠於百泉之上　段公諱然字幻然湖廣江夏縣人萬歷乙未科進士於萬歷二十一年尹輝陞南京兵部主事戶科給事中其治輝也謹

方有爲令行禁止相傳清丈地畝均平賦役魚鱗冊悉
公裁定經兵火後惜不可覯矣時黃河決大僚首薦公
董其事工旋告成爲㺯民節省數萬金鄰邑咸受其福
專祠祀之先是士民公議以霍裴祠久廢奉兩公同祀
於公祠而公舊碑忽折衆異之余曰無異也前乎公而
爲賢令者若劉若聶舊皆有專祠而廢墜無存公之意
固皆欲引爲同堂也因並祀之揆之報德之義旣毫髮
無憾而數公之靈爽其亦將永庇吾民豈不休哉

興復水利灌田碑記　　　　滑　彬

蘇門山百泉廣不過四五十畝其深處或五六尺淺者
僅二三尺而已湛然澄澈毛髮可鑒中有魚鳥飛翔游

源其間供人玩賞遠而太行之層峰相映帶近而孫登之嘯臺康節之安樂窩在其上泉之中央建清暉閣以挹諸勝他若噴玉湧金放魚洗心諸亭碁置泉上信共城之名境也其水自下湧出累累如貫珠晝夜涓流不息相傳爲衛水之源紆迴曲折直達於濟建有五閘以時啓閉立廟祀神歲歲郡牧爲之主祭一以濟漕艘之運道留其餘以溉輝邑之稻田輝民永利賴之後因連歲亢旱督河使者慮漕運之稽阻具疏請禁彰衛諸水不得涓滴滲漏惟漕是濟自是而昔之稱膏腴者盡爲石田不可復問矣共地因之日貧而民日瘁遂成瘠邑康熙己巳夏余來令茲土父老爲余言狀余閱前令稿

案有諮訪利弊等事一詳議復水利往返僉謂向蒙

皇上有漕運民田均關緊要務兩利之

俞旨久而未決余復力爲詳請有四日濟漕一日灌田之議幸

蒙撫軍閻公主之河道俞公贊成之而總河王公任之

特爲二三四月濟運五月以後聽民灌田或時值插秧

雖漕河需水亦准五日之內暫留一日曲爲通融以全

兩利之道夫而後向之悲石田者復爲膏壤而地之日

貧民之日悴者或可少蘇矣乎宜瀰民之歡欣鼓舞若

更生也嘗思古之以水利利民者若召伯之爲埭鄭國

之爲渠白公蘇公之隄皆創所未有以爲百世之樂利

今百泉之水固利之所自有者而忍棄之如遺乎今日

之復非余之力能爲之道臣俞公撫臣閻公河臣王公之功也諸臣之功又皆

聖天子釐恤民生之至德也是爲序

修衛源廟記　　滑　彬

蘇山之下有百門泉在焉爲衛水所自出故泉之上建衛源廟立祠以祀之蓋百泉之水廣不過數十畝而贏深不過二三尺而止然水之出也噴湧如貫珠狀涓涓不息而潺湲之聲固晝夜未嘗間也淵涵澄澈荇藻交横其下十五里内建有五閘以時啟閉由東南至新中灣折而迴卽爲衛河東北與淇水合流於漳會於清源足以濟漕艘之遄行餘亦以灌本邑之稻田百有餘頃

上下咸資爲百世永利是以設廟祀神載在祀典誠非
重也考其廟肇建於隋歷代崇祀稱靈源公宋宣和七
年封威惠王至明洪武十一年革前代濫封止稱衛源
神每歲四月初八日郡守主祭祀事致虔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迨歷年既久兵燹屢更一修於宋之慶歷至金
明昌間李公重修之元至治間趙公至正間伯顏公繼
修之至元三十一年衛輝路總管井公上言檄知州司
公更新之暨嘉靖三十三年巡按霍公復下令飭治自
殿寢廊廡及內外角樓繚以周垣砦拓其舊址而宏壯
邃肅倍勝於當時矣迄於今又百餘年所謂風雨之摧
殘與鳥鼠之剝落幾無以妥神靈爲俎豆光也余見而

不禁憮然不忍其即於傾圮也於已巳冬捐金興修孫公和嘯臺邵子安樂窩及百泉之清暉閣等處即整飭廟之山門並門旁兩大神像左右之鐘鼓二樓皆整整改觀矣及閣大殿寢殿至各廊廡風日幾不蔽而椽瓦多毀折者余曰此非大工不足以竣事姑俟之值大中丞閻公撫軍全豫一切興廢舉墜之事凡有利於國與民者靡不次第力行之乃閱而嘆曰祀典之關於民社也久矣有功德於民者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祀之今衛源神上濟漕運下灌民田且能於地方水旱禱之輒應又久在祀典而令其祠宇傾圮豈所以妥神靈之意乎即捐橐中金以倡之余亦竭蹶捐助以勷厥事爲

之經紀其材具會計其工役首葺前後殿次及左右五龍廟次及東西兩廊廡爲楹二十有奇瓴甓之損壞榱棟之腐敗者皆撤而更新之完飾神像塗塈垣墉以至戶牖欄楯之屬莫不煥然備矣又置買義田六十餘畝以供朝夕庶管理有人而事可垂久康熙歲次庚午冬十二月穀旦

重修安樂窩記　　滑彬

出共城五六里許其西北隅爲蘇門山上有康節先生安樂窩在焉先生爲宋之大儒不事王侯而高尚其志者也其志慮絕人洽易詩書春秋之學究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程明道每稱之曰

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嘗遊洛而卜居焉富鄭公爲買
園以處之亦名安樂窩茲則太行之層峰積翠在其上
衛源之清流激湍在其下考其舊有大門臺閣一間門
外石坊一座其路直至桃竹園北岸門外拜殿三間正
殿三間肖先生之遺像於內後建皇極閣五間此皆當
日之盛也臨風而聽之琮琮琤琤與天合籟悠然若韶
濩之停耳過雨而撫之青葱峭蒨與天並色濯濯若璆
琳之寓目值桃花既放若錦繡之璀燦灼灼動人枕流
而玩之青紅之光上下相接而四時花鳥風雲固引人
於最勝也宜先生之凝神息志而終身安樂焉迨乎多
歷年所兵燹之摧殘與夫風雨之剝落其傾圮日甚即

所存之室宇亦且頹廢無餘僅先生遺像之殿尙巋然如魯靈光也余於己巳夏始莅茲土不幸不得親炙先生之道範而函丈之猶幸得見先生之遺徽而瞻拜之倘不早爲修葺使鞠爲茂草非有司之過乎適學憲王公來試士茲邑登臨其上因謂余曰興舉之任我輩事也共捐俸修之余固飲冰自矢然不敢以毫末煩吾父老爲也隨命鳩工焉材必取其良也工必求其堅也頹者爲之興廢者爲之飭汚者爲之飾卽不能改復舊觀而先生之廟貌已肅然矣余以力不及規其盛以俟後之君子推廣焉

重興水田碑記　孟發祥

濬邑水田之興起於宋代至明霍敖二公其繼焉者繼焉而民祀之誌不忘也彙典載衛河舊名御河源出輝縣蘇門山建立五閘以濟漕灌田重運北上之後聽民用水是弗禁也久歷年所矣往者泉水瀰漫人藝秔稻溝塍綺錯昔稱膏腴民鮮阻飢自河運淤淺當事者欲磬衛水以濟漕奉有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之

旨是又未嘗禁止也夫彙典載之矣

俞旨允行矣然而水田湮廢以至十數年之久者其故何哉邇年以來連遭饑歉旱蝗相繼民無儲積人多菜色每當春夏之際農人拮据貲種大抵皆遑遑質貸有倍利之苦而秔稻既種之後正重運北上之時舳艫相接惟恐

徭期巡役一來則聲言誤漕雎盱官吏肆虐愚民甚則

頻頻匯至使閘堰屢啟泉水直瀉地涸苗枯貲種並失

水田湮廢之故蓋爲此也百姓旣苦擾累不得不改種

菽粟縱得中稔僅僅共三上糧使農人終歲矻矻未見

贏餘倘遇霪霖山漲則水田洿下之地菽麥不黍化作

萑蒲又兩失之矣因是民生日困逋負日多前撫軍閻

公特疏 題請部議三日濟漕一日灌田五月以後聽

民用水又總河王公倣西蜀之制以竹簍貯石使餘瀝

旁泄以漑民田無奈巡役之來狼戾咆哮傾推之而弗

顧嗟乎五閘之累賠積弊不振久矣年復一年無人以

任其衆藩臺李公來衛河上源陟蘇山之嶺訪前賢故

址流湮登眺訪問民瘼邑宰喻公遂覼縷而陳得悉此
苦佇立愾嘆毅然欲復興之今年首春遂詳諸上官請
禁巡役擾累諸上官皆聽許邑宰親為督率責怠者自
是波光繡畦農人遍野殘弊之民漸有起色是舉也力
寡而利溥可謂得其肯綮矣昔范文正公嘗言德惟善
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道惟在務農非今日之
謂乎較之白公開涇以注渭史起引漳而灌鄴何先後
一揆也茲勒碑為之記使後之人感公是舉猶夫今人
之不忘翟敖二公也大凡前人創之為百利者其間焉
得無廢所賴後人振興之則前人之德惠益彰吾更望
後之人繼公之志庶水田之不朽也

重修衛源廟碑記　胡蔚先

府屬輝邑之北蘇門山麓百泉在焉翼然臨流者曰衛源廟創於隋以祀衛源之神歷代相沿未之或改迄明洪武以每歲四月初八日勅郡守主祭載在祀典
國朝因之蓋以職司水利有裨於國計民生報厥功也予於庚午春恭膺
簡命出守茲郡循例致祭殿宇摧朽廊廡傾頹幾幾乎風雨不蔽考之猶自明巡按御史霍公冀檄有司修於嘉靖三十年閱今百歲餘矣徘徊瞻顧未嘗不以治民事神爲已責而歎力之未逮也時前縣滑公雖有復葺之意究不果邑乘志碑記亦具文焉已耳迨甲戌拮据勉捐薄

俸百金以爲倡而授其事於邑令喻君且不拒紳衿士民之有同志者聚毛成裘庀材鳩工而興斯役焉棟梁榱桷階陛門牆腐敗者易之殘缺者完之左右前後鞏飛鳥革靡不巍煥一新抑且金碧輝煌聲靈赫濯猗歟盛哉落成之日在乙亥深秋而予適因科試提調至止躬率僚屬潔牲幣而祭告之是日也天朗氣清波光掩映迴思昔日荒涼滿目已大相逕庭神其以妥以侑乎庶幾錫祉無疆乎灌溉以時無憂旱潦多黍多稌百室盈寧是予前此之所深望而不可必者今幸一旦成之心乎神者心乎民也君徒以美好恣遊觀則失之矣爰爲約畧述其經營始末以貞諸石庶使後之志存民社

者知所觀感云康熙三十四年陽月

喻公書院碑記　　孟發祥

歲乙亥邑侯喻公捐俸置廢園一區於百泉之濱闢爲楊公別墅歲久蓁蕪僅存庭三楹頹樓數椽公經營措畫各得其宜以庭爲講堂延老成名宿爲後進師輝人士感其意請以講堂位公銜以誌不忘因題曰喻公書院凡有志者或家無受業之館或貧無束修之資咸來就學方多購經史百家俾輝人士博聞廣見又置學田數百畝爲膏火資甚盛舉也先是六年前螟螣傷稼適公下車之初即有意興學而舉目蕭涼閭閻彫瘵人皆垢衣癯形朝不謀夕於斯時也縱有憤志讀書之士而

窮愁萎薾不得不廢書長嘆後雖稍稍完復尙多風雨不調旱澇相繼地有高下田有肥瘠未見豐登且輝邑農務不精貪多穫少凡嶢确薄鹵之田終歲勤苦僅足供正賦而無贏餘故輝人士爲學之事强半爲窮所沮公意以爲教化爲風俗之本不可須臾緩也因告輝人士曰諸生知我立學之意乎夫自有制科以來凡爲學之士埋首帖括疲精瘁神徒事剽竊工時藝以取靑紫諸生以爲讀書能事如此而已乎今人不事師後進之士大抵皆所學空疎寡聞少見而自足自是高自矜飾不能虛懷謙受雖有特達俊偉之才淪落堙沉終身而不知道夫學以明道也能明道則有其本矣有其本不

思無好文章苟不於本之是求即能文章取科第此豈
爲學之道乎宋之濂溪伊川明之白沙敬齋俱未登科
第而其人自足千古諸生但能以古自勗明聖賢之心
傳講力行之實效即取科第可也即不取科第亦可也
公之言如此祥徵賤病廢不嫻文章知公振微起衰留
心文事故擲管以書其概耀人士深相砥礪即所以仰
答公之意也異日者於誦讀之餘徘徊此碑之側以想
見其人相與感嘆而不能忘故不可以無記也 姚書林採訪

文昌閣除諮丁糧碑記　孫　淦

與世俗之人言理道雖心不以爲非終不免視爲迂遠
而不近於人情言禍福則肅然聳聽感隱隱中生趨避

之思夫人心之意向不同而神道之教遂亦若有炎涼之分途焉往見東嶽城隍及壯繆公諸祠廟大都殿宇壯麗香火氤氳士女祈禱報賽者闐闐雜遝往來絡繹不絕而泮宮與文昌祠則荒涼寂寞窻戶頽圮荊棘縱横經年累月求一灑掃焚香而不可得嗚乎倫常義理垂千年而不爽而且讀書識字者或以之竊青紫享富貴曾不若緇衣黃冠猶能感其師傳而知所報稱焉豈非兩間之大不平者與或則爲之說曰瀆祀者褻也荒涼寂寞此儒教之所以尊也不知聖賢靈爽縱不與人爭勝於繁華熱鬧之場而顧使之榱摧棟折棲神無所恐亦不能安然無怨恫耳蘇門東南古城外舊有文昌

祠一區雖非宏廠巨觀而有閣有臺有亭殿有配廊有
奎樓儼然妥神盛地也自明季萬歷丙辰官長紳衿每
仲春醵金錢會祭且不時酌加修葺迄今將百年未嘗
稍閒亦可謂此地遭際之盛而不至荒涼寂寞者矣自
康熙辛未以後連遭蝗蝻荒旱十室九空雖祀事未湮
而牆屋傾圮住持饔飧不給駸駸有不能自存之勢今
年丙子祀畢邑侯喻公校庭環顧而嘆息焉是時道士
李來喜已募甎石旋甃傾臺侯曰布施十方終屬權宜
補苴何若培其根源爲久遠之計乎坐而細訪之因知
祠中舊有丁差二名侯曰烟霞羽士豈堪與編戸等徭
役乎急籍除之祠旁有行糧香火田二十七畝侯曰登

豆之需豈敢與里胥同事催科耶因倡紳士分認地糧三十畝其餘俟復設法盡與除豁由是住持之養贍有資而復得以安其室廬住持安居而後得以長奉祀事而後可以頻葺殿閣是眞無窮之功德也夫以荒涼寂寞之地而此獨有百年之會祭一經災眚而遂有人焉起而經畫之且一唱羣和雅有同心不迫於趨吉避凶之私衷並未嘗萌要神食報之隱念寧獨使聖賢靈爽免世態炎涼之感亦足以見輝人士尚知崇重文教而不沉溺於禍福之說且文昌輔翼尼山者也人果能推是心而敦勵倫行維持禮義吟誦詩書其關係一方之人心風俗又豈淺鮮哉

重修儒學碑記　　　　喻良臣

聖人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率由不忒則人倫以序學術以正政教修而風俗美故自都邑以及邊徼海隅之區莫不設立學宮特崇禋祀雖道有隆汚世有升降此禮未之或敀誠以人倫風教攸關非僅崇德報功之典宜然也輝邑為姚文獻許文正化民成俗之地而江漢趙仁甫先生同姚許棲隱蘇門講學百泉太極書院其於孔孟垂世立教之旨莫不抉其源流揭其統緒說者謂北學之傳江漢先生蘇門講學之功居多余生先生鄉景行前烈恒以不獲一至其地為憾歲庚午猥以譾陋承乏茲土覽蘇門源泉山水之勝溯姚許之遺

蹤訪求江漢講學故處已爲浮屠之宮多湮廢不可考及謁學宮見其傾圯摧頹鞠爲茂草心竊傷之顧時方荒瘠積逋相仍期會徵求日不暇給方期一切與之休息時紬羣盈不敢遽議修舉數年來簿領徵發之煩幸稍稍衰息而興賢育材之地乃可視爲緩圖而任其廢壞乎爰集邑紳士謀之莫不人人競奮乃捐俸爲之倡鳩工庀材堂殿齋廡垣牆門屏次第修葺或仍其舊制或新其規模而瓦墁礦甓題榮棨栭堅好宏麗煥然改觀閱六月而工告成邑紳士因造余請曰輝之民殘矣自公之惠莅玆土也補累息劇復其形體噓槁吹枯完其元氣頻年以來野無怨咨愁歎之聲士有絃誦詩

青之氣且以最爾之區科名聯翩蔚起皆公所陶成而造就也繼美前修遠紹江漢邑人士翕然宗之既建書院於百泉之上以志不朽今公之修復學宮以作新士氣工竣矣可無一言以教多士乎余既不獲以不文辭乃述所聞於昔賢者以告諸生曰陽明先生有言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葺其敝壞新其圬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修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廉恥以爲牆垣六經以爲戶牖求之於心而無所於僞措之於行而無所於飾庶無負

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也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
基敗垣則是
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也可不
勉哉余乃於修學工竣因諸君之請於多士有厚望焉
若夫興學育材表章江漢之絕學紹前烈以詔來兹則
吾豈敢經始於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壬寅告成於六月
丁未克勤其事不憚勞勩則縣尉何君鎮也旹康熙三
十六年歲在丁丑孟秋

重修百泉先賢祠記　孫淦

明成化庚子學使吳公伯通檄衛守張公謙創十賢祠
於百泉書院祀濂溪康節兩程溫公橫渠紫陽南軒東

莘曾齋諸先生而配之以姚文獻竇文正所以維世風而厚民俗意深且遠也壬午棘闈遷輝遂改建蘇門之坳合十二賢東西兩廡俱配享

先聖康熙辛亥學使史公逸裘念學者開山之功續進趙公江漢乙卯先徵君公暨世郡邑紳士文合詞請於學使朱公之翰同祀之後學使吳公子雲復以冀國梅軒冀公蘭蒼配焉嗚呼蘋藻雖可久留榱椽安能常在自改建以來已數經修葺矣邇因風雨剝蝕兩室漸就傾圮同志諸君慨然倡義捐金莫不懽忻從事雖捐貲多寡不一然嘗公私交迫物力維艱之會拮据之德殊不可没也因礱石而詳泐於左康熙戊寅菊月

竇賈佟三公碑記　　孟發祥

灤邑地處山僻賦重民窮邑之地高阜易旱者下窪易澇者沙鹻鹵薄壘塊磽确者蓋十之六七焉其平而美下而瀕者十之二三而已地之制舊爲五等今總曰民中地其下與下下地爲數且不及百頃其餘盡以中地徵不知定自何時豈不知地之高者遇旱則不收而窪者或有焉地之窪者遇澇則盡失而高者或熟焉蓋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又有間一歲一收間二歲而一收者縱使窮民一畝兼數畝之地而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庶可以上完錢糧下有仰事俯育之資今但曰中地無他邑折三折二之多故窮民終歲愁苦妻孥不飽日有

辦納之勞歲無空閒之日總之瘠土多而沃土少下地
少而中地多嗚呼輝之人安得不窮且蹷也地之數明
洪武初年止四千頃逮啟禎之間其數倍之我
朝定鼎之初當流氛殘毀之餘百姓凋零地土荒蕪尚存
額數八千餘頃在前代豈無飛擦捏報之弊且年歲久
遠陵谷尚有變遷而況地之浮沙水衝變易不常者乎
安見其能足額也故包賠之苦民不聊生順治二年巡
按甯公　題免荒蕪無主地四千二百九十五頃是後
災荒疊見逋賦尚多順治十六年巡撫賈公　題免包
荒地一千四百四十五頃而民困稍蘇至康熙十三年巡撫
佟公又　題免侯兆川水衝無存地九十五頃共　題

免包荒地五千四百二十五頃除糧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嗚呼三公者有大恩於輝人矣使無此三公者為之　題免則蕞爾窮邑剝肉瀝髓轉徙溝壑幾何而不蕩為邱墟也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惟賈公舊有祠宇在蘇門山麓頹簷漏瓦斷蘚荒烟有祠宇而無俎豆余嘗過之不禁仰首嘆息流連追慕之不衰今軒窻闌楯俱廢毀無存矣嗚呼甯公去今五十二年賈公纔三十七年佟公僅二十三年耳而姓名漸滅同歸蔓草無復有記之者後世孰從而知之又安得而祠之而歲祀之也余因鑱石以告輝人且望後之人如三公者甯公諱承勳字康侯直隸大興舉人賈公諱漢復字膠侯滿

洲籍山西曲沃人佟公諱鳳彩字高岡滿洲籍奉天人

創建孫徵君祠堂記　徐潮

其城古蘇門晉宋以來流寓多賢者孫公和之高蹈邵堯夫之棲隱姚文獻許文正之興學流風餘韻輝映今古世遠學湮名賢碩儒邈然不可復作自晉以來幾千餘年宋元以還亦五百有餘歲矣賢者之所居如此其重而所遇如此其難也容城孫徵君先生其曠代而同揆者歟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縣人年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交以性命之學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哀毀慟慕中悟心性本源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啓乙丙間楊左魏

周諸君子橫羅閹禍傾身營救不懼禍禍亦弗及一孝
廉家居隱然大人長德懷宗即位後五經薦徵力辭不
就

國朝移居蘇門四方來學者日眾先生於古今諸儒造詣
不能盡同者莫不抉其精微識其流弊要以不謬聖人
爲主融會貫通泯絕畛域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
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學者無不聞風興起煥若發矇
曉然於口耳軒輊之無當而篤志近思以返求於身心
之內程邵姚許所未盡得先生之表章發明而益著其
有功斯道誠非淺鮮百泉書院自明成化庚子學使吳
公伯通建十賢祠祀周子邵子兩程子張子朱子司馬

公呂公張公許公而配之以姚雪齋竇子聲崇禎壬午
改建蘇門山麓合十二賢配享
聖康熙辛亥學使史公逸裘續進趙仁甫乙卯徵君先生
歿學使朱公之翰復進先生同祀合之爲十四賢其來
舊矣余撫豫之明年衛紳士以周程邵姚既祔祭百泉
書院仍各有專祠載縣志祀典徵君先生於河洛之學
集其大成請專祠如周程諸賢故事既依紳士之請祠
成而推余爲之記余惟先生正學粹品身任斯道之重
晚歲歸隱蘇門高年碩德爲世儒宗
國朝大司成薛公所蘊疏讓先生長成均中外大臣交章
推轂堅臥不出嘗自謂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

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心庶幾稍明其於六經四子之書各有論著而理學宗傳一編出獨是之見息羣喙之爭眞有見於宋明諸儒千慮殊途一致同歸者而非徒依違調停爲兩可之說也誠足以繼往聖開來學直接尼山的派所謂鄉先生沒而祀於社者當不足以盡之固宜與周程諸賢專祀俎豆於無窮也余雖未獲登先生之堂而讀其遺書考其行事心竊嚮往焉遂爲記以應紳士之請而復櫽括先生學行之大者附論如右後之覽蘇門源泉之勝來遊來歌當慨然於賢者所居之地如此其不偶然也康熙四十五年

創建百泉大成門碑記　　范景

百泉之有

先師廟其改建修葺詳諸擔峯孫公記矣丙戌清和朔有二日余來是邑越六日届衛源神誕祭拜後謁　先師廟見大成門缺焉欲修建而未暇丁亥五月擔峯嗣君用正詣余商確而需費無出余愧力綿雖少捐助實不及十之一賴用正倡義紳士樂從不三月而工竣巍煥堅固頓改前觀凡昔賢碑碣向之苔封蘚蝕臥寢於山阿之下者悉爲移至以得附於聖人之門牆而不朽嗚呼天下之人惑於福田利益之說梵宫道院爭先布施而聖賢祠宇頹壞荒廢不急爲整頓用正此舉不獨有功

聖門抑亦善承先志可謂知本矣因乞余書大成門三字并爲之記其襄事則馬坊諸君例得並書康熙丁亥秋八月

改建周程祠記　范　景

昔姚文獻樞元至正間建立太極書院於蘇門之百泉與魯齋諸賢講明道學以教學者明成化庚子河南學使吳公伯通衛郡守張公謙復建十賢祠於書院中祀康節濂溪溫公兩程橫渠紫陽南軒東萊魯齋諸先生以姚雪齋竇子聲配之崇禎壬午河決大梁遷科場於輝因以百泉書院改棘闈移建十賢祠於蘇門山麓中峪

宣聖殿以十二賢配食東西兩廡有司中丁致祭而書院之
廢自此始順治庚子科場復歸大梁又因棘闈改考場
以爲學使校士之所歲月既深不惟書院之舊規不可
復覩並太極之名亦漸泯沒不復識矣某初至輝見提
學公署西北隅仍存周程祠三楹傾頹零落委諸蔓草
以爲周程既與十賢配享復存廢祠不幾再三之瀆乎
及考姚公本傳載樞棄官隱蘇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
祠以兩程配食朝夕禮焉蓋元公之學太極之學也先
生惟聖道失傳作太極圖易通以綱紀斯道之精微本
太極二五備神明之用揭誠神幾妙性情之德而天人
之指要備焉諸所陳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確乎可底於

行兩程親炙師傳淵源所漸者最深則周程三大儒於書院始建時已有專祀其所係於蘇門講席之重其來舊矣今即不能興復舊規猶庶幾於茲祠以徵信來茲而可任其傾頹磨滅而不思一表章之乎爰謀之邑紳孫君用正馬君昉復捐俸首倡改建於蘇門大成門左砌以甎石繚以牆垣雖輪奐未崇止期完固可久乃於工竣而誌其興廢始末如此抑予猶有說焉書院改建十賢祠於山上可也十賢之祠而先之以 宣聖不可也合諸賢而共食於一堂可也分諸賢而配食於兩廡不可也夫

孔子之聖既已血食萬方則嘗祭之外復有百泉中丁之祀

其義何居且兩廡從祀胥經論定歷朝之功令存焉典制倘有未安皆當講求而釐正者也至𧄍門一席地名賢碩儒其遺跡廢墜者尚多表章詳議竊有志焉茲爲簡書所迫時有未逮故因祠成而附志之以俟後之君子

趙公遺愛碑　孫用正

公諱希濂字敦復號晉逸山西猗氏縣人乙未科進士才優學富體用兼全於雍正二年九月履任首以孝弟節義爲治雖匹夫匹婦有一善可稱必修式廬之禮表其門民翕然化之其養民也躬履田間相土宜課勤惰教以耕耘之法復詳示以耕耘之具俾力省功倍必期

家給人足而後止其教士也聚民間子弟之俊秀者延師教育至多士則直以師道自任爲之講究書義洞見本源又精選前輩傳文捐俸刊布使家絃戶誦不致汩沒於惡濫時藝他如絕包苴公聽訟嚴胥吏禁賭博禁酗酒禁演戲人命絕不株連行戶從無賠累善政種種未易僕數而其最大者尤在荒田與五開輝之境山岡沮洳居十之七昔有明盛時磽坂寸壤皆起科沙鹻汙潦悉重賦年久水衝沙壓大半不毛矣故原額不足不在山則在水公親查密訪廉得其情其實無荒田可開亦非民間欺隱數痛切爲　上憲陳之至五開稻田賦皆土上自泉涓滴之水民命生死攸關蒙　各憲上急

國計下體民瘼實賴公明指利弊反覆陳情籌畫焦思心幾碎矣莅任甫二載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小民方慶更生而公乃急流勇退請以司鐸去闔邑惶惶如嬰兒之失慈母呼籲挽留不可得乃奉生位與霍敖段三公同祀之

嵇公泉記　　孫用正

斯泉也今少宰嵇公之所經營荒度手自疏鑿而成者也泉成而隨指公之姓以名焉則民之不能忘也先是河決武陟之馬營塞未竟工再決中牟之十里店

天子南顧而咨慎選臣僚求可以當斯任者知公有濟川才乃指授方畧俾公秉成算以往越七月工告竣公又條上

善後數事悉報可會中州河事未艾

天子特簡公以少司馬總理河務公益感知遇矢勤矢慎早作夜思上下奔馳無有寧晷疏引河築格堤補殘缺越二年而河防漸次就理

天子軫念民艱復遣官遍行山東河南江南諸省浚泉源以濟漕運開水利以溉民田輝故有白沙蓮花梅竹諸泉皆飭令畚鍤從事而百泉其尤著者也泉之西有地焉硌确而弗治公徘徊往來注視良久曰是其中宜有泉或曰泉之上土必潤茲燥恐弗得公曰試闢之闢之果得泉闢地畝許小者若指大者若盎爲泉不可勝算或仰而湧或側而注汩汩焉疊疊焉流衍洋溢泉水頓增而

糧艘無滯持鍤之夫督役之吏從行之官咸懽躍歡舞拜

曰非公之神曷克臻此公曰

聖天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故地不愛寶川瀆效靈于何能之有於是輝之士民繹絡聚觀咸曰廣不踰畝深不踰丈而湧發暢流曲折奔赴深者益增其深廣者益增其廣田之苗若有助之長者官之船若有推之行者非泉之力不至此此豈區區補偏救弊私恩小惠所可同日語哉夫山之有泉不知其幾千百年矣泉之閟而未發也亦不知其幾千百年矣巨石磽确砂礫委積之下公何以知其必有泉何以知其泉之必觱沸而噴薄此非人力殆有黙相之者君德立於上則地道應於下大臣忠

君愛國之誠無時不存則五行徵祥獻瑞之符隨處而見醴泉之出甘露之降信非偶然也夫事輕重大小緩急亦何常之有有益於國有利於民雖小亦大雖輕亦重顧緩者緩之急者急之亦視任事者之識力何如耳在易卦山上有澤爲咸山下有澤爲損咸之道主乎感而損之用存乎益苟有損上益下之心則必有感而遂通之故茲泉之爲嵇公出也若鼓於桴有動必聲不踰時刻不爽尺寸在輝言輝要特應感之一端耳公之治河奠民居以裕民食千里慶安瀾焉其有造於豫者多矣是戔戔者烏足以盡公抑又聞之聖者作而明者述前有創而後有承兩相濟亦兩相成也

聖天子作之明公述之謀始之善茂以加矣使創之於前而不有人焉繼之於後則山水之暴發砂石之壅閉能保其久而不敝乎纘其緒無廢其功俾出者不窮而用者不匱後之君子端有責焉耳踵公之行無失公之意雖萬世永賴可也衆曰善故援筆而記以告來者

清輝泉名亭記　王士俊

古之賢太守得泉以名其亭者吾知之矣范文正公守越陽得泉名清白遂作亭其上而名之曰清白亭歐陽文忠公守滁陽得泉名豐樂遂作亭其上而名之曰豐樂亭夫范歐二公政事文章冠冕百代斯泉亦並垂不朽後之人猶低徊不能去焉則夫當日之臨流作賦惠

我嘉師匪直遊目騁懷可知也況實有關於水利之大者乎今分守河北三郡兼理河務兵備監司馬君曩者守衛輝時曾觧其月俸開輝邑之泉一段湍湍焉始可濫觴漾漾焉繼可方舟而流入於衛河引以溉田甿庶曰公之澤也協以濟運丞徒曰公所資也爰是郡人築亭立石其上而余顔之曰清輝亭其與古之所稱清白豐樂者何如也且夫范公之所稱清白凡以爲居官勗也歐公之所稱豐樂凡以爲斯民慶也而余以清輝錫名則又有進於是者考輝縣掘地多泉今之百門泉即詩所謂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又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是已而泉上衛源神廟創於隋世號靈源公禱雨有驗

遂榜其殿曰清輝沿至金元郡之名輝邑之名輝胥因殿名而起是清輝爲神靈之所托沿革之所關要溯厥由於戲赫乎而余特舉以名泉者不僅如范公之爲一已曷歐公之爲百姓慶也若曰乃神之所鑒云爾小雅不云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洵屬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之義矣明德惟馨鬼神昭格祥風甘雨大有屢書河誌安瀾利有攸往登斯亭也顧名思義凡郡邑之輝咸於是乎有光也借此嘉佑之功以爲屋漏之惕雖無師保如臨父母豈曰言大而夸式鄰於僭哉是清輝錫名之意也而馬君之爲禱祈福則吾又知之矣以清爲質以輝爲文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前

稔馬君之調燮歸德也衛民攀思以斯亭爲召伯之甘棠今忝馬君之寵擢監司也衛民忭舞以斯亭爲郭伋之竹馬民之所愛神必據之且泉亦應之是以茲泉之左右今又得泉兩股焉鑿渠引注灌歸清輝合流入衛或於百泉爭長清者彌見其清輝者益昭其輝若非神之所福安在如川方至以莫不增歟吾聞范公清白泉之外又有清陽泉焉歐公豐樂泉之外又有釀泉焉皆治譜之佳話也馬君勉乎敬鬼神以名亭則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望范歐以臨泉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馬君將由是益進矣豈同秋水時至見笑方家也於是乎書

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閏四月　張心銘　採訪

重修百泉諸亭臺記　趙開元

謝康樂守永嘉時於山水奇觀極力搜剔猶留罅以待後人以此知造物之無盡藏而潤色鋪張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顧際其勝者須於吏循往復之餘乘巾車孤舟之興乃有以領取其面目而觸會其精神若夫風塵羈鞅或亦澹漠遇之然而興廢舉墜守土之責也且昔人隨地措置卓然不磨若曾叔孫一日所館必葺其牆屋去之日如始至而漢郭林宗寓客舍灑行必爲灑掃塵垢几席行列有定所古人於一托足之地類多周密如此况湧湛波以濟天廣而又鍾秀以縱遊目顧可聽其俯仰之間輒爲陳迹已

哉輝治之蘇門山爲太行餘支其麓泉湧百道飛流宛若西泠前此奇士高人低徊流連石壘鐫筆形容殆盡固已崔灝題詩石上矣不必操三寸管爲前人補闕迺水之中央巋然而矗峙者爲穠翠亭繼顏爲清暉閣殆有做於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之意乎而泉源之靈爽亦於此乎式憑焉若前後之翠然而拱衞者其亭有二曰洗心曰放魚向北而星羅鱗次如屏幛如錯足者亭有三中曰靈泉左湧金右噴玉命名之義萃於泉乎起見要以輔高閣之勝而浸彼遐邇如泰岱之有培塿楨榦之有旁枝也乃日月代嬗圮毀無常昔也刻桷鏤題此日苦纏雨齧豈惟山川爲之氣斂雲霞爲之色晦即觀

者亦時有銅雀金雞之慨不有維持調護嗣而葺之與何不等於孟城之坳令人撫今而憶昔哉壬戌觀察德清胡公以中閣爲泉流之樞動項營繕其次第部署者則與郡伯淮都劉公别駕漢陽張公暨前令尹錢塘顧君分俸董率閣之紫甩雕甍迴廊棟牖臺仍其舊物備其新不數月而煥然可觀有加於前諸大君子洵可謂棠茇千秋矣而有待之舉或亦隱望於接跡而興者耶今夏承新楊公莅郡治後先濟美且矚洗心一亭與中閣毗連亟爲籌畫整飭而元亦於是秋捧檄代輝事復謀之前令顧君醵貲其勤觀成有日矣外此則放魚以及靈源湧金噴玉四亭亦爲溯流所必經而都人士所

引領以跂其飛翬者元廣意德懷與情獨力鳩工丹雘
塗塈輪奐參差與閣相輝映而蹋足徜徉仰窺疊巘俯
矚澄流一碧千里益信夫前人之肇造殊具有心胸而
後人之補救不爲時絀而舉贏也噫古之政通人和百
廢俱興以亭名勝者夥矣若滁陽之豐樂與民樂也扶
風之喜雨亦爲民喜也矧夫泉源在左風詩咏之即吾
夫子川上之在廟貌聿新登斯亭也鬚眉畢現宜蒙莊所謂
天地之鑑萬物之鏡可以見天心可以涵道體而凡我
黎庶優遊於山高水長之際一如沐浴於深仁厚澤之
中即是亭之趣事而增輝固以昭靈源之瑞應而臺憲
之居高倡義盛德亦永永無極矣乾隆癸亥陽月望日

重建孫公和祠碑記

李拔桂

蘓門佳勝爲明賢高士棲隱之所宋時周程諸賢嘗慨慕流連覩至其地邵子從之才受易數厥後姚文獻趙江漢許平仲竇子聲迫有明諸公於此闢太極書院倡道開學人人知之人人能言矣而孫公和嘯臺亦傳之千百年久而勿湮其故何與史稱孫登賤丈夫無妻子棲北山土窟夏結草爲衣冬披髮自溫好讀易撫一絃琴他固無長可見也人有造之者直不答一語惟傳其善嘯故世之論者或疑爲仙釋或稱爲高隱訖無定評余嘗深味其言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用才在乎識眞夫乃慨然曰公乃善

用易而不言易者乎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孔子亦曰賢者避世夫身何以隱世何以避也亦在乎所言所行而已矣彼魏晉之世何時哉三綱倒置二曜無光莊言正論者禍必及身即專尚清談亦且不免而公則藏身以黙神龍出没人知其然而不能名其所以然彼阮籍嵇康亦烏能窺其涯際其喜怒不形於色猶夫天地氤氳元氣渾淪無有而無不有道德文章獨善兼善何所不包殆兼備乎諸賢之長而惜乎所遇之非其時也易稱括囊惟公有焉然則嘯臺一席地不且與蘇門泉水相爲終始矣乎余初謁書院

謁廟竊從人心風俗起見倡義修復衆紳士僉曰廟之陽有

公和嘯臺是宜與書院並垂不朽者也余聞而善之遂鼓舞經營成於不日援筆記事而論其大者如此俾後之人有所折衷焉

重修藕門山孔廟記

李拔桂

東坡蘓子之言曰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則吾夫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固不可以一鄉一隅求之也然即此一鄉一隅莫不尊崇之敬禮之如見諸羮如見諸牆而　夫子之道之大於茲益見則今日藕門山之　聖廟是矣余初莅是邦仲春上丁即有事　聖廟

禮也越十日復有穢門山釋奠之舉究其故則廟自明季由書院中移至山上中丁致祭禮以義起非瀆也然廟已殘破矣前任者方計改爲余喜其有同心曰此吾事也於是與諸紳士相度經營鼓舞振作遂成於不日因廟居山巔風雨剝蝕不百年而已敝遂不用木植純以磚石砌成質有其文樸素渾堅庶可垂諸永久乃進諸紳士而語之曰個個人心有 仲尼詎不信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人俱足不俟遠求者也觸之卽動非作而致之者也今觀邑乘所載宋之末季中原因兵道喪學荒聖人之道幾息矣維時姚文獻樞崛起其間來居穢門專以正學爲已任後得趙江漢復相與倡

和闓太極書院講學其中一以　孔子爲歸尊　遺像於中堂旁列周程邵張司馬六君子奉爲典型更以江漢所記程朱諸書刊布四方北人知學實自此始明之中葉僉事吳公伯通加意興學於書院中專祀周程張朱邵司馬張南軒呂許十賢以姚樞竇默配厥後副使車公璽增祀　先聖用以化民成俗一時人文之盛甲於中州迨棘闈遷輝而廟遂移於山上由是觀之欲崇正學必宗諸儒欲宗諸儒必尊　孔子源源本本可考而知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儒重道爲正學昌明之會而廟之重新適當此時諸紳士值中元之會鼓方新之氣黽勉精進當必有

俶儻奇傑之士起而應之者謂蘓門一席地即洙泗杏壇亦無不可也竊思百泉爲中州名勝要其所以勝者果第在山水乎哉晉隱公和宋寓堯夫其流風餘韻每令人感嘆流連徘徊不能去矧復有
聖廟儼臨其上是山益增其高水益增其深遊人過客其仰止景行更當何如而況生於其地者乎夫書院猶是也昔年興學樂育之人宛在也地靈則人傑人傑而地愈靈余不敏且欲與諸紳士共勉之矣

創建百泉共姜祠碑記　孫用正

三代以前閨閣婦孺無節義之名也有之自衛夫人共姜始夫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爲妻守義此自庸德庸行

之常無足異者自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妻而不義然後
有忠孝節義之名故聖人之道祇曰中庸乃又曰中庸
不可能蓋惟其中庸則人皆視爲尋常日用而忽之試
思人之一生舍君臣父子夫婦豈別有奇能異術乎哉
夫禮義廉耻謂之四維人而無禮義廉耻則非人類矣
共姜夫人亦祇自全其禮義廉耻已耳載咏柏舟之什
其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初非以爲名也
亦非有慷慨激烈爲人之所不能爲者也而大義凜然
寸心直欲與日月爭光遂爲萬古節義之首則夫道之
所以爲道與人之所以爲人者從可知矣夫人有廟在
縣治署中其來舊矣相傳廟下高臺卽夫人瘞玉之所

事雖無據按古人不封不樹再推以五爻之衢之文似亦理之所有輝婦女每歲上元羣至官衙於廟前拜禮絡繹不絕官莫能禁前任顧公夢暨署篆趙公開元吳公濬倡議另建廟百泉之上既於柏舟中流中河之義確有指實且使民人便於瞻禮李公拔桂王公孚實成之而專司督理則孟子五金龔子世第也今既三年矣余曰是不可無記夫蘇門百泉祠宇亭臺之勝琳瑯珠玉之章不可勝紀矣要不過點綴山水之光而山水之所以光者固當別有在也孫公和之高蹈邵堯夫之安樂周程之講學明倫姚許之化民成俗而今又建此廟使學士大夫愚夫愚婦瞻其遺容想像其存心行事禮

義廉恥之心竦然以動悠然以興於以正人心厚風俗
抑且化儒闈門頓使山若益增其高水若益增其清然
則此一片地豈第供遊人騷客娛目騁懷快心玩賞之
資也孝廟之前即百泉書院當事者方議修復而廟適
成於以化民成俗講學明倫為臣而忠為子而孝胥視
諸此矣余雖耄且拭目俟之乾隆戊辰冬至日

安樂窩記　孫用正

宋先賢康節邵先生隨其父來自范陽慕蘇門山水與
孫公和之為人遂卜居於此家極貧而學極苦冬不爐
夏不扇李之才授以易頓悟先天樂天知命顏所居為
安樂窩在百泉之上蘇門山深處山之巔即公和嘯臺

求其志快所依也晚歸老洛陽猶再至蘇門後人因其
故廬安樂窩建祠祀之蘇門百泉得公和康節兩先生
山若益增其高水若益增其深地誠以人重哉
國朝順治己亥重修邑志時有劣生某視邵窩爲奇貨不
遂所求竟謬稱邵子安樂窩實在洛陽此地之窩乃耶
律公者且援元王博文耶律神廟碑爲據人皆知其謬
而不能確指其所以謬雖經 大中丞賈批駁飭懲而
無識者仍不免惑於碑文今繹其言曰汲郡共山百泉
安樂窩州民於此構祠宇塑公像而祀之似以安樂窩
爲地之名號祠旣建此則窩宜屬耶律字句游移因起
後人之疑然固未嘗明言斯非邵子之窩實耶律之窩

也邵在前耶律在後耶律烏得而有之且以博文碑現在豎立之地考之在窩左下邵子本寒士斗大一窩自僻倚山隅而耶律公以丞相之尊又經其孫以本道憲使擴大其祠宇何求不得乃遂居窩前存窩故跡窩亦以邵子大儒不容泯沒情勢顯然何嘗以晚年遷洛竟可奪彼以予此耶今耶律祠已傾圮無跡邵子祠愈增式澗狂悖怪誕猶敢指鹿爲馬似此異類不足與較而吾獨慮夫世尚新奇烏知不再有異類者出從而和之以贊惑人心因爲此記將使後之人有所考衷焉窩之故址即今邵子祠後皇極閣三楹繚以週垣仍以安樂窩稱又物以名重也窩之外有桃竹園邵子其城十咏

序云予家有園數十畝皆桃李梨杏之類自始營十餘
載矣去年歸自京洛遇花繁茂故有春郊一什云云今
其園無能指而實之者然當在窩之左右其名在則園
斯在當與安樂窩共傳不朽幸毋視爲泛泛也時乾隆
十四年春三月

案舊志云

國初協修邑志某與邵裔有隙求賂弗得竟云窩屬耶律
不屬堯夫經詳　巡撫部院賈批侮瀆先賢得罪名教
康熙庚午續修邑志復用若人秉筆仍註舊係耶律公
祠成化間知縣張錦爲宋邵康節曾居此因耶律像廢
而改建邵子祠詞涉兩是巧於怙惡茲特標著以伸直

道之公　劄付輝縣文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爲乞復元
賢之祀以光
聖廟以協民願事　蒙巡撫部院賈批據本司呈准提學道
查議宋賢邵堯夫照舊載在誌典緣由到司該本司查
看得宋賢堯夫邵先生蘇門之寓也傳誌久載祀典代
崇自古及今莫之敢易何可逞一巳之私忿遽爾廢前
哲之禋祀耶迺有輝邑庠生曹蘊滋適與邵裔述祖有
隙輒爲出揭議奪先生之祀纂誌生員王光曦附和具
呈妄議更張其得罪於名教誠非小矣夫先生皇極經
世安樂窩篇什炳諸典籍人所共知而我
清啟運典禮有加茲當輯乘大典王生旣董是役卽有春

秋之任何其吠影吠聲不論若此哉至於元賢耶律公
勳業懋著俎豆宜崇自應別具 題請未便移彼易此
既經提學道覆議前來碑文祠傳照舊入誌勿替奉祀
誠為允當而兩生侮瀆先賢應否行飭統候憲裁等情
具呈本部院照詳蒙批如議行姑免飭繳等因批行到
司蒙此除已經移會提學道外擬合就行為此劄付本
縣官吏照劄備蒙批詳內事理即便查照施行須至劄
付者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重建雙溪橋記　楊喜榮

其城負山面河秀甲中州詩所稱泉源在左之故壤也
泉發於邑之西北隅南走東注折而北環縈紆如帶而

當源之口復道淩空橫亘於河之兩岸者有雙溪橋即俗所呼馬家橋者是橋東達青徐西通汾潞爲林慮之咽喉作上黨之門戸車騎雜遝負販絡繹往來於雀鴛虹起之間者晝夜不息橋之始建無可攷第自元洎明以及

國朝叠屢修屢廢以其非堅且厚故不可以經久乾隆辛未六月大雨傾盆山水暴漲橋被衝塌幾乎變陵爲谷基岸無復存留者於時文侯蒞任方新覩往來行人臨河躑躅惶感不自安慨然捐廉爲倡而邑紳士商民之好義者咸仰體侯意爭附焉鳩工伐石尅期舉事以環橋紳士黃君增璽陳子星楊子廷佐鄭子克惠董厥役

激水別流掘地數尺徹底石砌以固其基旁築層磊以厚其勢爲梁六空飛跨水面凡九閱月而事竣從此車騎負販往來行人百千年後永保無病涉阻險之虞矣落成之三日董事諸君備牲醴祀橋神遂乞余言誌侯德余以侯自下車以來善政善教康民阜物載在口碑者不一而足而此一橋之修廢舉墜曾何足爲侯道然以思世之所稱善仕者大都競騁才能粉飾治具於上官耳目所寓及簿書期會所不可諉者則汲汲循循圖維以塞責至於民生之大利病往往置之若罔聞而何有於一橋之成毀乃侯一覩茲橋之衝塌遽爲厚捐廉俸不嗇巳身躬步溺淵務期速成圖鞏固永垂利濟於

無窮若此即此足驗侯仁心爲質精神貫注息息與民相通之一斑矣履斯橋者永沐侯惠謂是橋爲侯措注之偏端也可即謂是橋固侯實心實政全體之流露也無不可余企侯之心乎爲民也忘其固陋而爲之記侯諱兆奭字季棠號憩野廣西靈川人戊午冠於鄉聯捷進士橋工經始於乾隆十六年辛未九月竣事於十七年壬申五月勷資姓氏附鐫於碑末

創建高子祠記　文兆奭

余於乾隆庚午奉

命蒞輝歲之臘初始抵任見邑之士習質慤民俗樸直若有古之遺風焉者披閱志乘人物卷首標高柴子羔氏夫子

羔之天質不可及而夫子顧品之曰愚稽史傳所紀行實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喪泣血三年不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又成人兄死不制服聞子羔爲之宰遂爲衰嘗爲衞士師刖人足及逃難刖者實爲郭門守悅曩者用法之公當三言以脫之然則子羔之愚豈靈蔽行塞之謂哉故紫陽特爲之註曰智不足而厚有餘蓋至誠渾樸之天眞未鑿未漓即歐陽永叔所稱厚於仁者是也竊惟聖門七十子配食　廟庭俎豆千秋固其所矣顧嘗遨遊諸邦訪求軼事諸賢鍾靈之區靡不建立專祠於時進詢紳士子羔之祠輝煥未有肯建者心竊以爲缺典欲急圖之多事匆匆未遑也迨

癸酉之夏六月奉　上憲檄各府州縣志乘之殘缺遺失者使纂輯成書以備採取余遂集寅屬及闔邑紳士共謀之胥欣然願從事予因更與商曰志莫重於人物如子羔者匪第我輝千古之人物抑亦天下萬世人物也聖門諸賢鍾靈之地皆有祠而我輝於子羔獨無有榮先則古謂何耶予將捐廉俸百姑以為倡諸君其有意以共成斯舉乎維時學博楊君喜榮邑佐劉君鏞邑尉史君頤稱許以為得當而縉紳多士亦咸歡顏喜額俞贊曰樂得奔走襄事以崇奉先賢於是卜地於城之東闢庀而材鳩而工凡八閱月而即竣為屋三進分間九區旁築垣墉中砌引道樹松植柏規模備具既落成

與寅僚邑紳奉子羔神牌備牲醴祭告城鄉咸庶以爲奉我輝先賢也輻輳來觀者如堵禮既畢士民羣進而請曰願有記余曰我之爲此誠景仰前賢不使我輝有缺典然而更有微意焉凡今之人不患智之不足而惟患厚之未必有餘余始至輝見士民習俗恍然有古之遺風得非先賢之化澤未泯耶茲與士民特建祠奉祀惟冀爾民常守樸直毋或涉於僞爾士常矢質慤毋稍隣於浮余願與爾士民相與以至誠袪察察之用共遊於渾淳無事之天則是民愚民也士愚士也吏亦愚吏也粵考昔人有以愚自號者有以愚名亭名齋名溪名谷者我與士民相率相勵而厚於仁卽以愚爲我輝之

名號嘗不爲觀風者之所誚讓而竊笑此余建祠奉祀

區區之微意也士民肅聽再拜起謝曰唯唯遂書以爲

記董是役者學博楊君邑佐劉君司其總勤勸乃事則

有監生牛先治廩生張峯望增生孫在城候選訓導王

杞副榜貢生孟秉堅乾隆甲戌仲夏

新立泉西書院記　　何文燿

聖天子臨御四十一載文運昌明士習端美山陬海澨咸知好

學自黌宮外復命有司各就所治建立書院延師訓廸

所以廣文教而育英才猗歟盛哉輝邑蘓門山下泉源

之東舊有太極書院宋康節先生元耶律相公諸大儒

講習其地明成化壬寅提學吳公伯通檄中州設四大

書院百泉其一也崇禎壬午汴梁水決移鄉場於河朔
我
朝順治乙酉至丁酉共歷六科後爲歲科二試考院雍正
庚戌移棚仍存書院乾隆十五年九月
翠華巡幸敬謹扃鍵所以稟遵
君奉上之義也前任文公因衆紳士公置地一頃八十餘畝不
足以資脩膳假館城中爲諸生肄業地署任吳公欲建
立書院籌備木料於城壕植楊柳將爲後圖乎自丁卯
下車訪求遺蹟閱甲午適得泉西園亭一區在桃竹間
南其規模雖不及泉東而北枕安樂窩左臨泉水蕭門
諸勝具覽在目且有樓有堂有竹有木讀書其中吟風

弄月亦可以尋孔顏樂處矣爰議價購之延邑紳王中翰為掌教文章理學駸駸然將日盛焉復於萬泉九龍及城中隙地徧植樹木擬擇其堪用者為擴充貧顧調解京餉叨蒙

聖恩擢守潼關廳丙申春捧檄就道瞻湧金噴玉之清波不勝白露蒼葭之眷念香山詩云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良有以也因將所買地基房間價值開列四至泐諸石俾後來者有所攷若夫鷲湖鹿洞以文學為經濟有如宋元大儒繼起於山明水秀間者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

重修

文廟碑記　　高上桂

夫子垂大學之教在明新兩端傳者釋之即引康叔作新武公學修以爲訓則當日衛之君民相與鼓舞振興者甚切而其風甚古輝本衛其邑其民必親二公之教澤可知惟鶴軒致敗以後其與滕民流離遷徙奚暇及學迨楚宮再造直以敬教勸學爲心我　夫子三至衛師若弟猶必籌教於旣富之餘是衛民之不可一日不教夫子之惓惓於教衛也至今可思焉又邑志載子羔爲其人子羔性誠篤得聖人而師之吾知其歸教鄉人所謂大學之旨當有薪傳而其仁孝之行亦必隱隱流播於蘇門百泉閒宜乎代有賢哲若孫公和邵堯夫趙江

漢耶律相公姚文獻許魯齋諸大儒後先托跡即
國初孫夏峯徵士亦聚族於斯非僅愛其山川奇麗物產
豐蕃亦謂聖人之教愚者不違子羔之愚雖不似顏氏
子而不徑不竇之操實有得於誠正之學考其行尙想
見其人況入其鄉有不慄然嚮往者乎乾隆五十五年
庚戌冬予莅茲土過子羔故里碑見有專祠方喜是邦
人仰止高山雖其及門猶尊禮若是矧　夫子德教化
神欽昭祀典其宮牆奕奕俎豆莘莘宜何如壯偉雄耀
也乃入其門而門墟矣行其庭而庭墟矣進而求所謂
明倫立教之地抑又墟矣殿廡堂階鞠爲茂草問春秋
釋奠則但張布幕列神几遇風馳雨驟上下飄零香沉

燭滅往往不克盡禮云嗚呼百官宗廟美富何如顧茲
荒涼毋乃滋瀆嘗考金元時北方之學校多廢賴姚許
數公於此間構簷楹設遺像朝夕瞻仰講習其中而後
聖教復昌於河朔當此 右文之世興制禱皇茲何異
於古所云也豈眞古今人不相及歟守土者難辭其責
矣予視事後卽與邑人士相度經營因費鉅年凶屢作
而輟者數載六十年乙卯夏時和歲稔邑人士皆有鼓
舞振興之色予乃捐廉爲倡維時輸者募者靡不爭先
得金錢八千緡有奇於是鳩工市材卜日興事於中則
大殿兩廡翼以祭器樂器庖厨分其室於前則泮池月
橋表以大成櫺星列其門其旁祠名宦鄉賢更增齋宿

館祀生房奎光文昌有其閣而其後五王宫敬一亭曲
倫堂次第並舉繚以周垣飾以丹雘其事雖因其工實
創舊時之頹殘傚陋穢不忍觀者今則輪焉奐焉規模
大啟而耳目一新此可見聖教之感人者深斯民好德
之彝未嘗一日或昧作而新之當必有進於是者夫學
校者新民之本也古者民俗淳漓視其學之興廢王荆
公謂廟作出於學廢予謂廟壞不治則學必益廢是以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以示敬非徒爲是崇奉之虛文已
也蓋將動其景慕之思發其興起之念使其爭自祓濯
以還其性之所固有則修身齊家之訓著而孝弟仁讓
之俗成其民牽車服賈其士切磋琢磨窮理之士挻生

其間足以傳聖人之教而是區區牆數仞而羽八佾者特其跡耳吾固厚望邑人士之相勉於聖教也而其服教之誠因以立學聖之基實於是役有足多焉是役也集其力者邑人董其成者徐君徐君名賁予壬午鄉科大同年丙戌進士任直隸懷安令以終養家居予延爲書院長郎其勤勤於是役則所以講明大學之道以教人者必有在矣予愧無作新之德而樂觀新廟之成是不可無記

重修文昌帝君閣創建先代祠碑記　張丹桂

惟

神象列西垣樞環北極六匡麗曜翊世運之光華萬丈

文芒煥天章之的爍故巍峩祠宇千秋之禋祀常新佑
啟人文百里之觀瞻宜壯余莅茲疆土步及城隅望高
閣之穹窿東南屹立覩飛翬之委折次第彫零曷禁傾
圮之傷莫著衣冠之盛夫斕斑七曲久載 神光陰隲
一篇懋昭世訓舉凡身躋上甲固有賴於提攜即目識
一丁罔不蒙其芘蔭則楹丹桷刻方將踵以增華而椽
斷簷摧何可任其就廢辛酉冬紳士以繕修來告欲成
後起之功兼以疏引相求首創勸輸之舉幸衆擎之維
易洵並急於乃公官此土者各分鶴俸之廉居是邑者
不惜鳩金之費爰庀材以興作未踰歲而落成頓返舊
觀聿覘新製前則禮崇配祀譙門騰奎壁之輝後則典

重追封宏字表宗祊之守既聳秀於巽亥尤蔚煥乎離
明獨是環相基址尚多閒隙擬藉資於羣力再增廣夫
數楹仿百泉書院之規作一邑會文之地顧有志而未
逮惟持願於將來果能年穀屢登仍當勉爲倡事行見
齋廬繼起庶幾宏此遠模也是爲記 姚書林採訪

